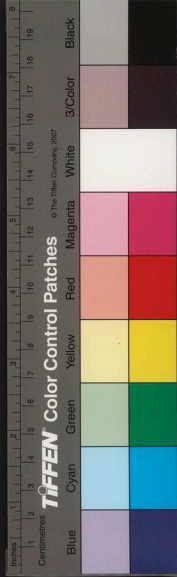


晉楚以至陪京其數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所居日涉園客至相與揚挖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伊哦其中撰造幾于等身矣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繙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已任宇挾風霜語鏗金石業已走鷄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也公腰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適快筆有膽決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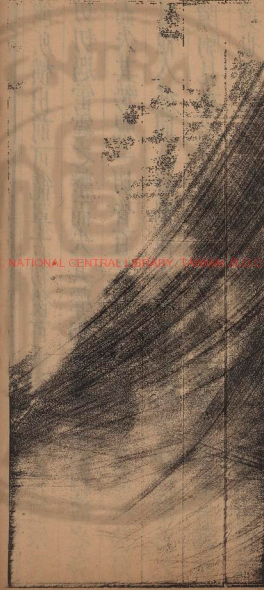
能所橫出前可籠罩古初後可壓倒豪傑譬猶寒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之奔而失其勢視一切皆百尺樓下客也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乞隙駒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昔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稷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力彌勁其著作豈可歲月計哉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六
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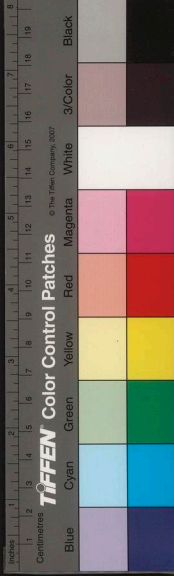
史叔考童殺齋集叙

山陰徐文長任俠孤介有大志不遂稱梅林胡督府
幕中上客胡公穢倭有大功讒死文長退而佯狂憤
懣填膺意無可一世顧獨與史叔考善通人貴游乞
文長片牘莫能得而叔考得之滿笥久且詩畫幾亂
真人莫能置辨矣余嘗見合紗檀扇鵝釵雙鴛櫻桃
諸詞曲驚曰世乃更有徐文長乎客曰此卽文長之
友史叔考也叔考自少嫻公車言會江陵下沙汰之
令檄郡國錄士上督學使額無過十五叔考嘆曰寒



西齋先生集 卷之六
書生豈能飛渡鐵步障乎遂作破瑟賦以謝同社不
應舉文長聞而喜曰讀史君賦使碎琴之陳子昂愧
不能穴地遁去自是與叔考交甚驩卽南阡北陌高
山大澤之間無不與叔考俱而談秘尤甚洽頃公七
十四而童毀齋集成余讀之英藻淋漓名章湧壺寧
爲顛仙散聖而不願束縛小乘禪寧獨往獨來自啼
自笑而不肯強添頰上之毛重拾牙後之慧其何異
文長解衣抵掌詼笑絕倒時乎大抵文長生平之奇
抱十不盡一二所謂藏其狂言以死者譬之水母支

祈善應對言語能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頸伸
百尺力逾九象有大禹制於龜山之足而淮河始安
支祈眼一開淞水滔天矣叔考之集如洞庭之靈威
丈人離騷之雲中君湘夫人若遠若近卽王孫滿陶
淵明不敢以儻恍而置不讀也此文長叔考兩先生
學問之辨也說者曰文長自我作古別立一家叔考
師之亦推渠帥皆不知兩公發脉之所自來詩文類
盧仝彌明畫類鄭所南曲類馬東籬字類揚凝式而
總不離山陰二王堂廡黃豫章云後人讀書少故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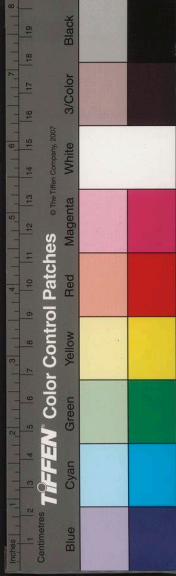


韓杜自作此語耳然乎哉

賦即不道以驚對而置不置此文具外寺兩夫生
大人猶潔之雲中昏昧夫人昔茲昔及碧玉將獻
支派泉一開新水匯天矣外者之果味既遠之靈
首入代飲大舉古大再歸飲歸山之只而節所飲
祿善歌捷言雷雷捷正節之對對思歸之靈歌既

祝耳劉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
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即超超翔於
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
晚出而已祝氏纓綬相望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
壯勁踔蹶跌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籍
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健翮諧合而有
奇音卽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
相上下也丙戌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遠巡三四十



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
窺其名山之藏而猝不可得則往往晚見公集爲怪
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昔者
杜崔張素之書衣袖如皂唇齒常黑筆成冢硯成日
推而至于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句踐之生養訓練二
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而況策勲于翰墨詩文
之林者乎公生長海墘渡錢塘泛楊子謁孔林登衡
岳觀瀑布于揚歷酌丹泉于麻姑督樓船于廣海眺
鳳闕于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譔記而又吐納

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籥縱橫八面而應之學
問醞釀江山暎發歲月磨礪交相爲助者也歐陽文
忠晚年編集卽篇許累日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
未睡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
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出
其文其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
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
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
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



陔叢公先生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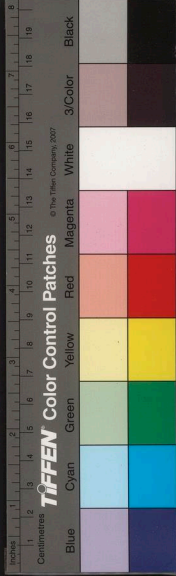
李述之全集叙

徐郡有李述之先生淹貫經術嫻公車言高才生執
經北面者屢滿戶而數奇數罷免僅從明經選官會
昌別駕佐郡最有聲當道倚之如左右手而先生顧
拂衣南歸閉門著作晏如也先生所居當天下大觚
處輪蹄輻湊四方賢豪往來於境上者無虛日至則
停車駐輒輒望先生之廬而請焉其道日益廣名日
益噪而先生心厭之日取六經諸史以及星緯地志
蓋珠貝葉之書朝漁暮獵而終歸宿于濂雒關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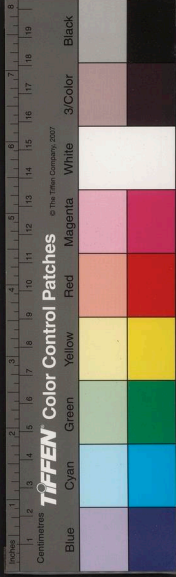
言曰此心學亦正學也自是出水鑑一書焦太史叙而行之又有共學志道錄有風世邇言有陰德集有古今志士集高士逍遙集皆妙識先覺危論微言暢名理扶世教任誠保素而不憂觸時抵忌而不惧蓋古之復古之直也至於圖書演中之名勝五岳九州之臥遊耳目擴于尚平道塗侈於六龍八駿縱浪大化擊發羣迷譬若蟣蝨之望龍象斤鴟之望鵬鷖寥矣廓矣莫可以端倪矣余塊樓空山不能從先生見異人異書恨老矣若使僕少時相當枝葉橫生論難

鋒起誰輪誰墨而余已灰心枯慧學船子之收綸傲懶殘之挾涕則目前博雅大儒不得不推述之先生先生日月未央著作未邁度有更進此者述之其無以老而遺我



沈公路枕中草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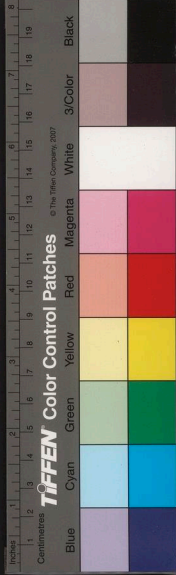
吾友沈公路讀書思甚沉腸甚熱其於世局則甚疎
於時名則甚淡不佞定交以來或一二年始覩面耶
有詩筒多附托白衲及黃冠道人幸不浮沉而已即
浮沉不問也邈歲過海上訪問公路起居公路時在
荆溪荆溪歸而黠黯感憤病矣當病厥時胷中天晶
日明覺生平未嘗有此一刻之樂半日始蘇則六鑿
相攘五官受制乃悟而嘆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老
氏豈欺我矣于是率然大放凡所謂譽悱菀枯寃親



夷險得喪之故悉求而投之玄合之外而病始大瘳
詩亦始大進夫詩者性情之絲竹也射不勝碎其鴟
奕不勝嚙其子而天下豈復有精技哉絲竹不調聲
于何用性情不調詩於何有公路之詩得於病病得
於悟悟得于大忘管人謂詩以貧而後工余謂詩以
病而後工霜降水落海清珠現其公路之謂歟是詩
也在人則秘爲枕中之藏在公路又若置之耶鄆廬
生枕上炊梁未熟而夢已籟籟然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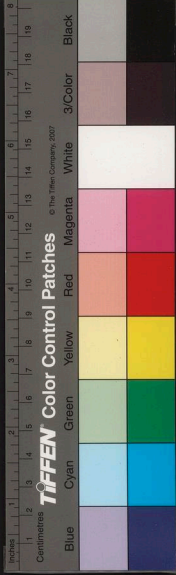
宗侯曼菴綦組堂詩集序

高廟時詔舉士八百六十餘人後徵鄭韜等三千七
百餘人至 宣宗賦招隱猗蘭詩示楊文敏楊文貞
令各舉所知 今上謂周以宗強漢爲長計網羅鳳
麟必得王孫中維城維翰而後已宗臣薦辟自 今
上始也曼菴朱公 遼長陽輔國中尉孝類閔曾博
同欣向自捷一室讀等身書而尤具文武濟世膽畧
向東于功令則拈髭摩腹往往託之嘯咏以稍吐其
平生之奇如行吟江上彷彿類卜居遠游蟠結不得



自遂有漁笑篇從秣陵入燕悲歌黃金臺上與四方
諸豪雋共賦帝京篇慷慨淋漓有南北游草登大小
孤度采石甲李青蓮官袍捉月處及虞學士古戰場
有江左什又泛金焦北固東下羅剎江明聖湖恨不
與樂天子瞻約東湖山平章花鳥曰朱王孫故自有
吳越濟勝具在它如郢哀鹿床諸咏領異拔新飛英
濯藻仙仙乎騷人墨卿乎吾不得而相之而讀其民
命存機一書非徒五七言長城蓋胸藏數十萬甲兵
卓然稱王孫中頗牧矣四隅多壘 堯舜宵衣宗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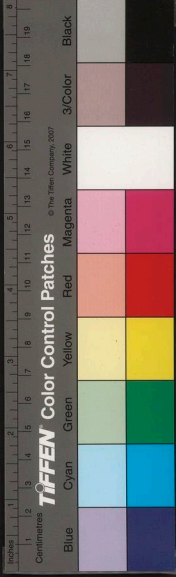
設關休戚豈忍吟風弄月爲鬼園清夜之遊雖若有
綦組堂集久與公安景陵鬪足而三未塵 睿覽不
及他王孫先以詩名得躋清要公從五品中尉換授
六品別駕官 天子先試之吏事試吏先扼險扼險
先江介則俾公通理南徐以捍東南之金湯半壁禦
虜捍寇條上機宐當事八面倚之如腹心左右手始
信豫章應變之時五宗結勳 二王薦舉其名實果
相符矣已聞 德藩破後忠憤填膺乃上獻納疏又
見顧募漕軍皆白徒無賴潛行剽掠但有十三總而



無總鎮彈壓稽察于其間又上護漕疏疏聞連接
溫旨特勅撫按起送入都以候不時 召對公遭此
奇逢必且吐吉人之寡辭動 聖人之竦聽言無枝
葉事有根宗關係于民生 宗社非細而綦組刻屨
能盡公平歷試有驗入告非虛願助自聽諸藩不强
其獻納漕軍悉更顧募不占其屯田 欽召陞陳無
敢犯亦無敢欺 聖明採而行之或加以殊尤之權
但非老布衣所敢與聞也

張平仲鶴市五言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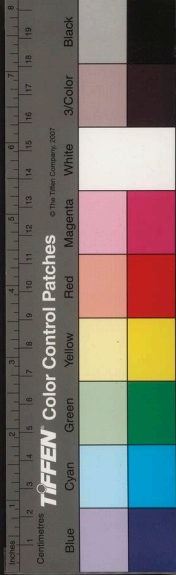
張平仲權游聖日在水聲中閉關以後疎巾單復擁
一編爍一鼎吸數升惠山泉曰吾飲水焚玉不愁權
政愁客至頗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
貴遊輻輳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
余曰孔明不居城都而好居南陽者何也直以南陽
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
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鏡士大夫河必故鄉耶此可以
識武侯矣權事誠不足煩張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



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上下議論物
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澣聖官舍
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
解酬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
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
僕讀之骨蒼而韻雋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
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長城不能抗即老子出
關五千言無煩強授書矣

鄭比部集序

海鹽大司寇鄭端簡公當 世廟執法忤旨歸伯子
光祿公當 稷廟又上封事被杖且繫獄直聲後先
震朝野而以文獻爲海內指南則比部平泉公祝父
兄實無愧色公自少耽墳史風發颺舉卽九萬里十
五城皆衣裾下物而顧以數奇屢免公笑曰大丈夫
豈與隙駒闕日穴鼠鬪名哉頰首而就一官非其好
也故公餘之暇日綜討朝家掌故及三教之書以至
野史稗官山鏡家刻削不洗發貫串而又侍端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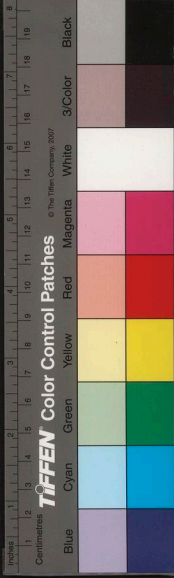
厥歷南北習見異書異人如乘四望之車入九達之
市其詩若文率當筵對客袞袞立辨未嘗加點而其
微事寄旨一切微見于毫楮間非山藪烟雲逍遙閑
淡則綱常名節磊砢慷慨讀之真使人躁者退懦者
振恬淡忠孝之意油然而生信乎其爲清白吏子孫
也身死以後當路博采鄉論舉祀學宮而忠恕二君
又能收拾遺稿于十一千百中使鄭氏之節義文章
灼然懸日月而行于世不然舍端簡吾學編外公之
集不幾泰山無字碑哉此集所在微獨鄭氏一家言

實海內徵文獻者之所必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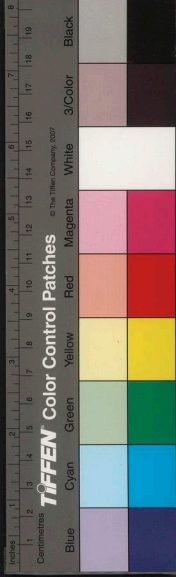
微道人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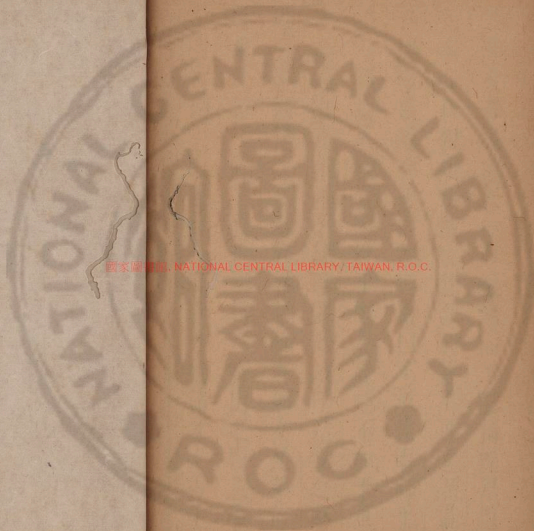
王元美云凡讀名家之集未看詩先看題題有腐有
新有雅有俗而詩品燎然于日中矣今微道人詩皆
古來詩人所未嘗拈出而女冠之不能擬議者一奇
也官怨不出宮閨怨不出閨而微道人幸侍人豪同
調同志無勝不遊無遊不詠徐淑所謂深谷逶迤而
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
之珍妙微道人悉發之于詩清而綺香而艷蕭然有
抖擻俗塵咀嚼水霜之氣又一奇也此詩既出覺綠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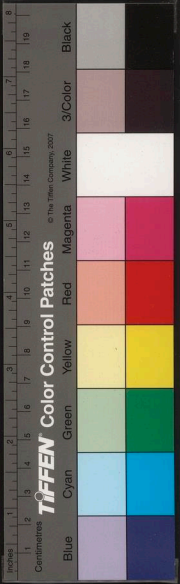


珠薄命紅線無文卽古者竹枝桃葉之詞尚多粉澤
餘滓未若微道人饒有福慧而又能精進學道故也
年來心口相語頗懺宿習每云慧不可逗漏盡福不
可拋撒盡道德經曰慈曰儉曰不敢先吾師乎吾師
乎今微道人鞭詈不及于厮養踐踏不加于虫蟻何
其慈蔬食布衣惟恐纖毫暴殄以于造物之怒何其
儉俛事同伴之長者如尊章稚者如女兄弟何其不
敢先此柱下氏三寶也奉持三寶出之以三唐三楚
之音有德有言雖鮑令暉劉令嫺諸才女復生吾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七
敘



薛文清公全集敘
王問伯詩敘

王佐之從先小題敘
冒辟疆寒碧樓詩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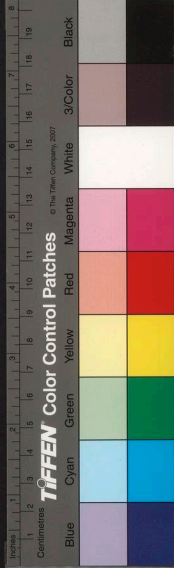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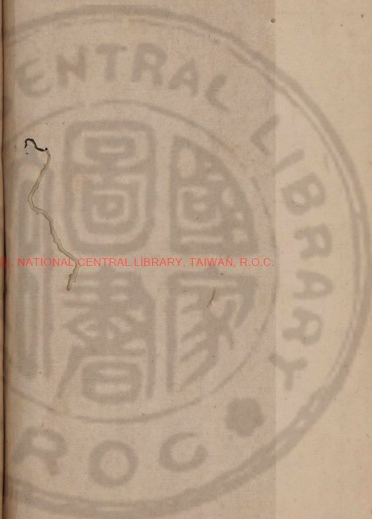
雲南唐大來脩園詩敘

芙蓉庄詩敘
楊長倩詩草敘

陳鋼梁真稿敘
吳福生素雯齋集敘

唐酉陽唐詩集註敘
郭天谷程墨敘

袁伯應詩集敘
螺碧山房近藝敘



346697 v5

董季苑名山遊藝敘 黃栗菴詩敘

洞山禪餘集敘 宋讓木稿敘

徐起卿繇奉合社文選敘

夏茂卿消暘集敘 余彥直稿叙

扈芷偶菴草 仰山詩敘

元霞嶼越游草敘 許玄祐樗齋敘

朱宗遠詩序 王間仲集敘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七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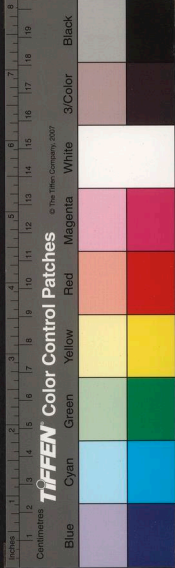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薛文清公全集序

我明理學名臣首推文清薛公文成王公國初未嘗設督學憲臣自肅皇帝遣薛公山東始二百餘年未嘗舉從祀廟廷之典自穆皇帝採言官議祀薛



西晉公外生身 卷之十
公始今王文成之學孤行而文清舍讀書錄二十卷
外鮮有能舉其詞者自古號稱名世大臣者雖不盡
由理學而大較有二品曰聖賢曰豪傑聖賢熟豪傑
生聖賢曲豪傑直聖賢奉天豪傑衡命聖賢有豪傑
之氣其膽旺豪傑透聖賢之識其心精此詎可兩離
要于叅合中視其分數多少耳煨煉聖賢豪傑亦有
二撓之權貴以堅其剛大之氣迫之患難以調其幽
微之識此惟文清公足以當之其次則王文成耳方
公召大理闡振問薛少卿安在三楊李文達勸公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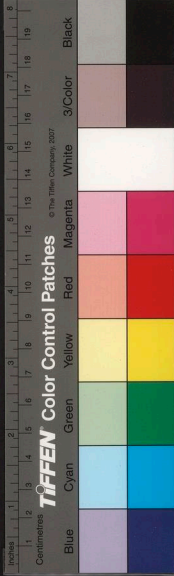
謝公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不可是權貴不能籠公
也東閣會議九卿爭趨振公挺然獨立振愈恚授意
王文比公死律公繫獄誦易不輟得宥放還是患難
不能撼公也其後 英廟復辟特以侍郎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耻與曹吉祥石亨同朝遂引疾乞致仕去
途行則餼糧不給里居則政府書不報但教學者以
躬行踐履爲主生徒不聚門戶不立朝權不與聞其
造詣日進高明而其言日就平淡篤貴公之集益可
考鏡焉竊嘗論之文清厄於振再厄於曹石文成厄



於瑾再厄於桂其遭權貴同也文清^公斃於獄文成
幾斃於龍塲其遭患難同也文清去相印如遺文成
取伯爵若寄文清論道於叅知機務之後文成講學
於戰陣軍旅之中其不愧聖賢豪傑又同也第文成
之爵停而復襲文成之學禁而復明而語及於公雖
霸儒鸞吏退不忍有異辭中官金英且曰南京好官
獨薛卿一人闖振老蒼頭亦知有山西薛夫子此豈
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集與王文成並傳斯亦士林
執鞭之公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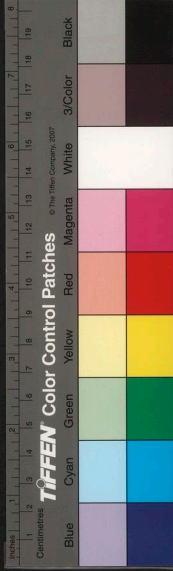
王岡伯詩序

今弇州之學幾易天下士大夫每懷岡伯詩晚出意
竊怪之至是刻爲詩選余披賞嘆曰一家之言易工
而衆妙之門難兼若岡伯可謂兼之矣夫唐古詩不
及漢魏者以其粉澤多而情實隱而若其落落不羣
堂堂獨露權操月旦字挾風霜岡伯之古詩是也易
水垓下之歌卽作者不自知其何自而來而摹擬者
必欲使之毫髮盡肖李北海所謂學我者拙似我者
死惟獨創一法而神采四灼此于鱗所未有也岡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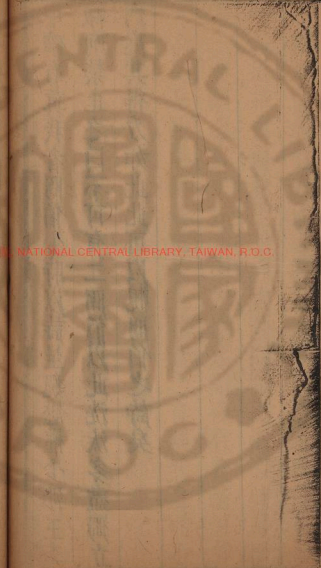
之樂府是也其疎快處可嘯可歌其孤憤處可悲可涕岡伯之絕句是也簡易取適清遠爲宗岡伯之五言律是也遇境感而必觸蓄意往而必達發高華于聲調之中寓蘊藉于骨力之外岡伯之七言律是也善乎兪州之言曰方寸中先他人而後有我是用于格者也非能用格者也若夫鏗然之音淵然之色不求之耳目之蹊而至味出于齒舌流羨之外此惟有真我者而後有真詩非岡伯其誰當之岡伯嶽嶽以名節經濟自負往往薄詩文不爲又不肯蹈襲此胸

中確有真我者岡伯少時以詩呈魏懋權少涉王李輒呵禁止之曰不可有二岡伯以此洗汰多盡獨立門庭其得力如此此可以觀岡伯之詩矣



王佐之從先小題叙

武湖王佐之少與錢御冷兄弟齊名御冷兄弟早已
颺去爲顯人而佐之始以南陽博士登賢書尋領南
宮薦座師發其姓名快得名士頃拜休寧令陳子迎
勞之曰佐之良苦功名早受其福功名晚百姓
受其福而於身何與焉佐之才甚悍讀書甚奇博其
精用神審常悠然沛然而有餘往者旅食京輦時幾
且六載魏璫以老魅盜國東虜以封豕盜邊佐之敝
裘蹇衛蹶躡於風雪怒號之中局曲於烟爨寂寥之



側貌不怖神不愁氣不挫誦讀琅琅不輟聲顧取小
題游戲而淘寫之指謂陳子曰是皆從患難夷狄中
來吾不忍中道置此請爲我題數行以行可乎陳子
曰寫炳者大像易小像難寫字者狂素顛旭之草書
易晉唐之小楷難大將指麾百萬軍不動聲色易而
殺人縷濡血如徐夫人聶隱娘之匕首難知此而後
可以論佐之小題文矣雖然題無大小凡夫自生界
限耳而獨不見神龍乎龍有大威力者提山岳碎丘
陵騰須臾之雷電攪百里之江湖俄縮而小之爲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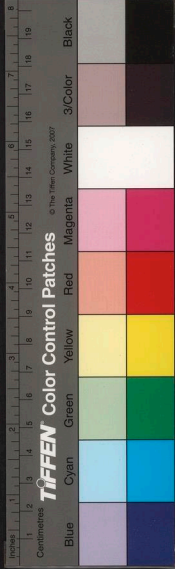
爲梭爲入牛角爲入指甲爲入口中可謂變幻極矣
而乃有驅之燒之捕之牽之醢之豢之鞭而馭之者
何也至人之不見龍猶文人之不見題耳佐之此文
雖小心而實放膽雖小言而實大言雖一漚而實大
海水雖曰小題而實先輩之大方家大手筆何以知
其然陳子曰佐之文中龍也



冒辟彊寒 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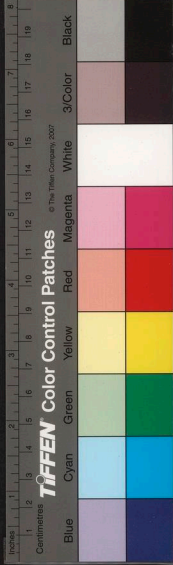
詩盛於唐唐祖孫父子以門地人物文章詩賦著者
 錢起子徽徽子可復可及李樞筠子吉甫吉甫子德
 裕柳公綽子仲環仲環子璞璧珪玼作述焜曜代不
 勝書今見之如臯冒氏矣玄同先生以真儒為廉吏
 宗起繇天官耶秉憲東魯辟彊後起性 異氣筆帶
 神鋒不喜與冠劍車騎貴人遊而偏喜與陳子為神
 交友彼此未識面竿牘往來即揚許莫簡於洞中温
 段題襟於漢上無以過也辟彊仙品若使學道故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鶴背上人而約束於祖父家訓不得不以舉子業
鳴自六藝九家以及古今萬方之畧多洞達於胸中
見微知著沉沉不屑爲利齒噉名兒視錦半臂碧紗
籠一笑瞠若也登樓遠眺發爲寒碧孤吟如哀雁訴
於海曲蟋蟀啼於古戰場疾雷破山嚴霜吊月九歌
耶十五國風耶何其情深而嫻于言也游戲不已將
以舞劍扛鼎之雄出輕撚緩撥之調有花間有草堂
有孔北海石曼卿之豪爽有秦七黃九之風流反覆
揣之吾不知其所指謂誰而神理蟠屈意味芊綿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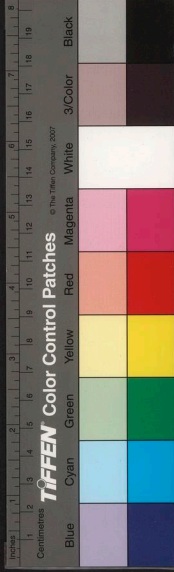
亦托比于美人香草以寫其胃懷之不平者非癖情
癡也自古至人無情愚人亦無情情之所鍾正在英
雄與才子耳辟疆富有才情而兼英雄之正骨目前
遇不遇何論哉頃 天子重相因首重詞林郡縣長
卓異工詞藻者拔入讀中秘書海內奇雋皆抵掌動
色而談詩文不知辟疆早已得氣之先矣若物色辟
疆置之東觀西序古樂府大文章度不出辟疆手眼
非壓倒古人則吞噬餘子豈待傳誦于旗亭購募于
鷄林象譯始曰蘇君之時哉曩僕有言盍償舉子債



陳香公先生集卷之七
餘事作詩人抑何其狹小僻彊也我誤矣我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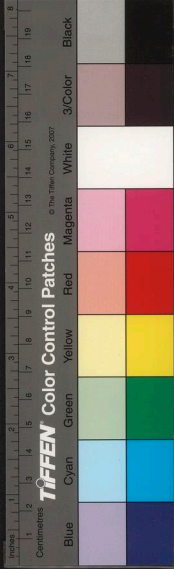
雲南唐大來脩園詩稿序

古詩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此言定交之奇也
天寶間李康成選玉臺後集自陳隋而下凡二百九
人而李杜高岑輩與康成同時獨遺選中何況千秋
重譯之遙哉唐大來才名噪滇中以明經入對大廷
遊於吳楚本寧太史修齡侍御以及吾鄉董宗伯玄
宰膾炙其文不釋手萬里論交遇合亦已奇矣而大
來顧獨深沉於詩嘗讀其脩園集靈心適響麗藻英
詞調激而不叫號思苦而不呻吟大雅正始而不入



于鬼詩童謠里語方言之俳陋即長吉玉川復生能
驚四筵豈能驚六來之獨坐乎余嘗嘆陸賈南中行
記章臯西南夷事狀不經見爲千古恨端自趙宋王
斧畫大渡河棄之異域者三百餘年賢人絕附驥之
榮王道貽隔化之訟賴 聖祖恢還版圖用修纂
葺文獻今南夷西燹之長書積五車樓名萬卷或不
得秘典輿墳則更相嘲笑以爲愧耻蓋文明至今已
極而大來適生其時發皇家學模范先民斯亦用修
衣鉢之一助也大來神用清審志意貞立當安奢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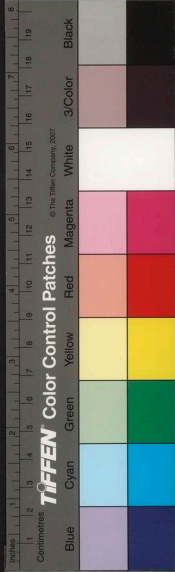
禍貴竹爲梗大來匹馬從嶺右間道行上無飛鳥下
絕人踪腰箭橫鞭擊石吹火凡七晝夜始得出菁篠
莽蕩中蠻足萬里訪眉道人於空山余震駭相勞苦
不得怡而大來謂吾友天下士方自此始今且出其
著作與中原巨公相上下得時而駕則陸賈章臯之
流豈獨以詩文行於象胥鷄林而已哉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
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羣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
危翠險梯腐藤焦每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
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
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
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
之几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即識
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羞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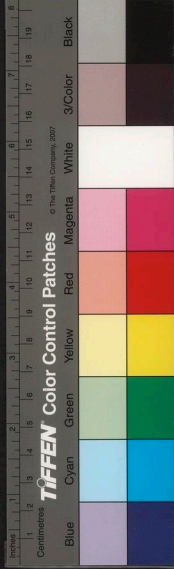
雁之贊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
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藝蘭蒔茶采
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真故爛熳而流便興率
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
疎快調高故孤直而清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
且啼且醉且醒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句
苑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
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
彩不少見弔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

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燄盡息雖逃世
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
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漙樽臥皎然桃花石枕
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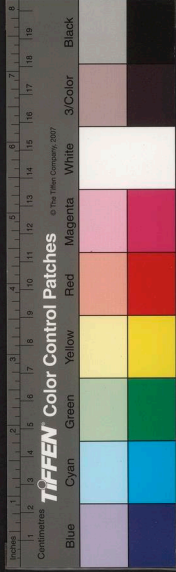
楊長倩詩草敘

楊長倩隱於水湄道人隱於山各具達人裝點綴峯
沕間數以郵筒相往復而余顧有慚於楊先生微獨
詩不如品不如也奈山之麓結茆二十餘年連嶺長
川菁蔥蟠鬱似亦可以終老而客有見媿者非不情
之交則違心之牘甚則以當世務見容而老人故憤
憤如也以此轉思長倩而心更愧之長倩世居大泖
中空波無際野橋不通危坐百尺樓日與鷗鳧藻荇
相上下彈琴一曲賦詩一篇豎義於兩藏之表拔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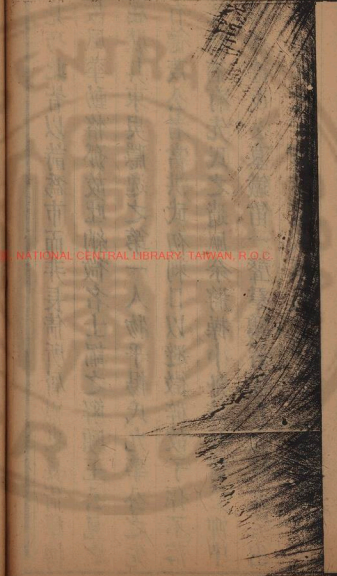
於三唐之外好爲數澤遊類陸魯望峻潔古峭悉力以矯流俗抑亦猗玗子元結之流也晚年得兒課之古文足不下樓卽族堂經旬罕覩其面或隣叟以摘蹟至漁郎以網魚捕蟹至長倩凭欄擲數錢酬之呼兒傾家釀相與坐且飲飲且醉醉且吟旁發而戲爲小令與詩歌雜出其聲鏗于金石而曳響于菰蘆沙澱之間積有歲年詩草成帙周安期曰是不可無翁道人一言以傳余諾五年餘而始得從容咀嚙以爲快名理清孤神情閒寂凡世之遇變而出奇因難而

見巧此皆以詩爲市而非長倩所屑視也長倩學轉故風華動格孤故吐納微名士誦之解頤王公見之屈膝其東吳隱逸之第一人物乎楊氏九華公之先有德茂公者當洪武初刺目以避徵辟故子孫不落聲利猶有先民之遺風余將操小舟訪長倩於泖中因拜德茂公墓鐵笛一聲羣鷗皆發有巋然大笑出於風檣之下者翁道人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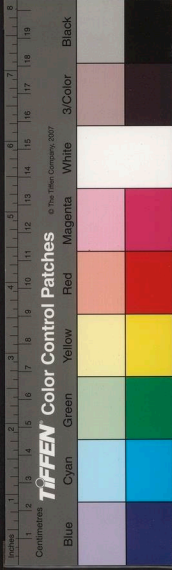


陳銅梁真稿叙

西蜀銅梁陳使君宰上海大得民譽其文刻易二房
 中海內贈灸不去口而猶未覩禁癢之大全也會座
 師莊太史批閱真稿授之以廣其傳而屬陳子爲之
 叙余往聞張崕岷司馬論文曰公車言日新日異禮
 曹再三申飾而守法之心終不勝憐才之心夫取古
 人所已言而襲之讀者憎其腐則更取古人之所未
 言而用之讀者又怪其鑿空角險而弔詭不可訓若
 游移于新陳之間或舉足左右或半面笑啼此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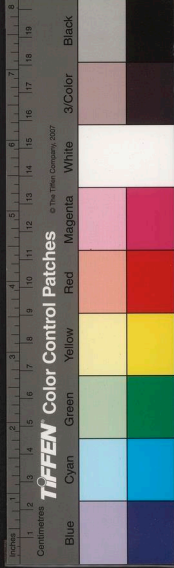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章中之鄉愿三者皆草野而無家傳故也陳使君少無他師以太公仁宇先生爲師先生操履方嚴學問該洽而以數奇頓塲屋于是嘔心盡授之使君成一代儒宗今其文具在氣高雄而沉思精神而確詞典麗而酣調疏越而暢不疾不徐不甘不苦蓋父能喻之于子子能受之于父如蘄輪氏所云非篤論也往歲得上海之命莊太史亟趣之就官使君曰川貴軍興太公方家食不遑寧處鄙心搖搖如懸旌請載籃輿歷九折坂偕來祿養公署不勝負子路米乎至則

定省如常儀日勅四子捧甘嬉戲以娛之而使君勤省文書稍暇與諸生講藝如故眉山二蘇上至后王君公下至契丹館客皆能口誦其文而購訪之本之淵源于老泉先生今太公使君之老泉也豈惟家學卽宛然眉山蘇氏父子之家法矣



吳福生素雯齋集序

曹子桓好言三立夫立德如日月立功如雷霆立言如雲霞而更須風輪以鼓盪之學是也斗杓以轉運之識是也學不足則摺拾百出識不足則鹵莽橫生無論功德即欲強起而附能言者流亦何容易王僧虔誠子云汝盛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衰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余嘗讀老莊因然解舍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問之曰此宣城福生吳公所作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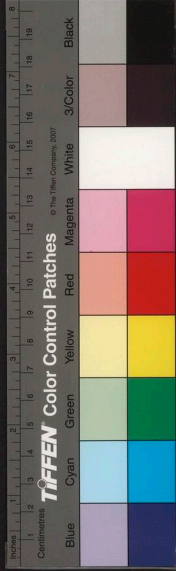
讀其雲事評畧不稱志稱畧而志之載乘皆矣不稱
史稱評而史之載筆嚴矣又讀其大同卜素款貢之
事曰羊牽則卻驅則行卜失兔有焉馬控則行驅則
逸素囊有焉公以餉郎督雲中儲者三年適與款貢
會大將軍諸使者邀公登瞭馬臺出暗門歷巡毳帳
胡兒胡婦聯騎如雲解辮髮裹錦璫酒氣歌聲徹于
窮陲絕漠之表公見胡越一家退而著書志喜亦以
志備已又讀公史餘則心史非目史也讀語錄則心
學非耳學也有攻瑕糾謬而不入申韓有發莠擊蒙

而不勦濂洛間以其餘膏剩瀋旁發而爲古文詩騷
皆醞釀六經簸揚子史自本朝故實以及浮屠老子
之微言靈文奧牒小部雜家鮮不搜采以爲五金八
石之助天人叅竒正錯廉肉準甘苦勻異彩翻飛英
辨調利卽古來作者能言之流未能或之先也王弼
州每嘆士大夫幸際明朝事事無憾獨藝苑中一種
蒙氣尚未豁然余獨以爲否否今號爲詩文者張權
表勁樹羽插標以狎附于代興之王盟然大約御字
鶴食書蟬耳坐之坵壇之上置之戎幕之中辯難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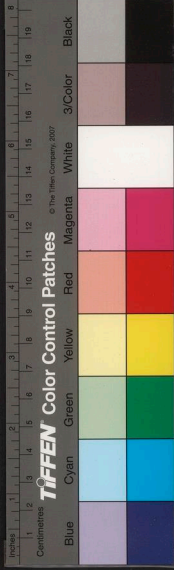
起羽檄交馳非口詿不張則腕惰欲戰而曰吾文人
文人云爾也此不能欺三尺童子而能欺巨眼真英
雄乎公學足以窮古格今識足以擇王霸機權正變
之術鴟鵬戲海鸞鳳摩霄非一代巨手筆其孰能與
于斯公勅兵武林正江南大觚處也竭四肢之敏惴
惴焉惟恐不給而公于盤錯膠葛之衝耳聽口受筆
書類劉穆之士民無冶遊類張乖崖半日了公事半
日了湖事類蘇子瞻豈特梅都官謝宣城之典足乎
藝苑中數百年蒙氣待吳公而始豁然日月朗雷霆

震雲霞鮮吾未能竟公之所詣竟公之學與識而已
卽三立何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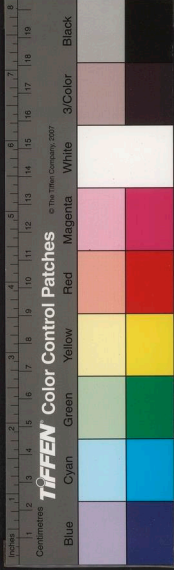
唐西陽唐詩集註敘

余纂有十異人傳西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八
方五色不復省記即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未嘗聞之
交師曹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
讀一二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
官言而最喜作詩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束帛鹽臺
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損俸爲君刻唐詩
集註約取高棟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
箋附以已意典而嚴裁而文旣不掇擊古人而又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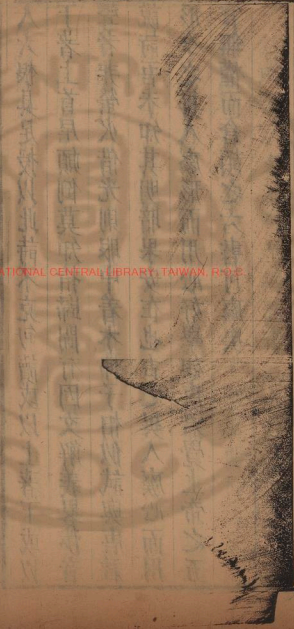
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
深篤摯中來雖專門家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
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其博而奇其目嗟乎此未易與
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
日月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
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
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
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不具相而通身是眼
不謬衡鑑不依光明而法眼天眼千手眼皆備矣今

人六根具足授以此詩不克句讀或以上著下或以
下著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畧涉音
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柁子相似試與唐君
說詩吾未知其明暗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
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
官無權而倉頡之六書可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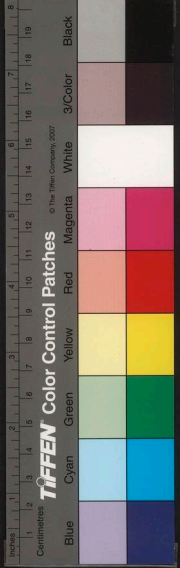
郭天谷程墨叙

今之制舉業即唐之律賦也唐以八韻課賦如時秬
有八偶又有近體十二句以佐賦如今以經義叅魁
選耳我朝去詞賦而崇經術似亦甚正然今且以致
語冷語俚語俳語混入經生言唾棄傳註睨睨功令
有識之士心竊憂之而能以豪傑之肝腸洗發聖賢
之精髓者則無若蘄陽郭公公以義經掄楚元擢上
第士子傳寫其文如楚珩和璧已而分較畿闈主試
晉棘則易義與諸程強半受裁焉余讀之才大而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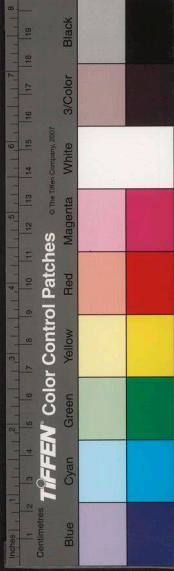


東晉人元三集 卷之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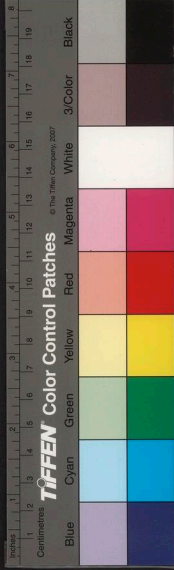
老心精而格老萬丈之酸與百鍊之鋼抨射轟擊于
寸管方幅間纍纍皆長者言名臣錄也公生差勒之
鄉披屈宋之藻以名高居銓地以奇妬徙外服雖不
至吟澤浮湘而呼帝陳華之感約畧以之今抑而爲
帖括夫亦詞賦中蘭蕙之百一耳公居吏部雅意人
才畱心當世之務其筆端別具一鑪鑄胸中別具一
水鏡若使猝有緩急決能分敵八面立草萬言而今
僅僅以程墨奇公正如雕虫之士但知有八韻四聲
而不知有郭汾陽未嘗舉詞賦科然間關百戰恢復
兩京願指宿將名臣如廝養部曲詞賦家抑又瞠乎
後矣讀者以此求我郭公可也



袁伯應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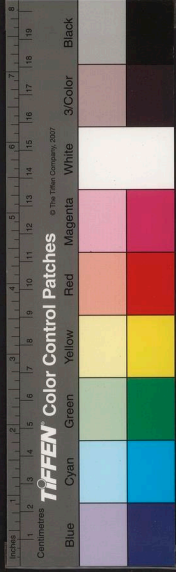
袁司農伯應文武異才也飽讀節寰公所藏經史而尤好金箱玉版之書刀槩火器材官羽林兒不能兼攻者公皆爲講貫演習洞入精微見之實用然後已雖中流氛告遽殤魂俠骨羣飛於黃埃青燐中而公浴鐵橫刀挺先爲鄉士君子軍倡寇聞之不敢正視睢陽城而遁父老曰新舊二城大司馬創修之小司農保全之袁氏世德其忍讓乎伯應築墓祠家祠又草行狀卓然有良史之風臚載其父母始末因以徵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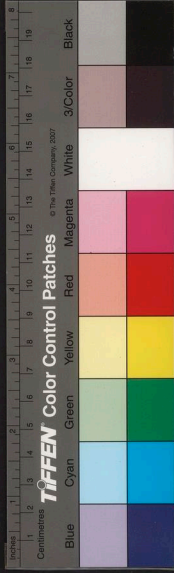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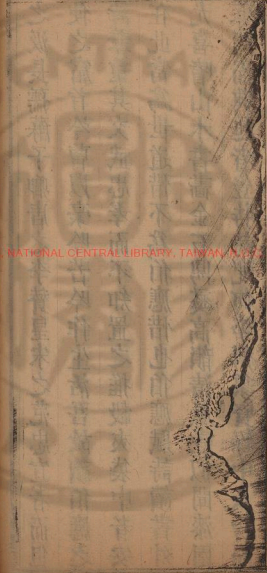
言於海內大手筆凡可以不朽兩親者幾嘔盡數斗
血矣伯應真忠孝人也磊磊落落既不屑與舉子輩
逐嗜徵趣又不屑授簡分毫角藝于兔園賓客之未
識鑒標明才情空濶詩有數種或侍親或奉使或在
舟上車上馬上枕上席上酒杯劍戟上得之歷遊非
一方詩格非一體落筆矢口往往鏗訇而多奇音雄
健而多正骨孤峭而多鋒稜感愴飛揚而多英雄烈
士之概言爲心聲公性情膽略流露盡於此矣今四
方多故薦舉紛紛而未聞拔起門蔭才地之人如漢

之汲長孺蘇子卿唐之李贇皇宋之范忠宣者而但
使之窟首冷曹以豪吟苦吟作生活吾故讀伯應之
詩兼重其文武忠孝而不知置之推轂夾袋中者安
在此當爲世道惜不爲伯應惜也伯應賦詩讀書外
尤喜嗜山水書畫金石鼎彝高韻清風壹似聞漆園
蘇門而興起者豈特詩配何李稱象賢錄中人物而
已乎



螺碧山房近藝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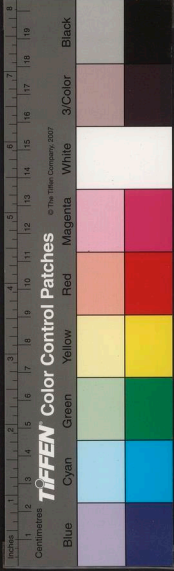
螺碧山姚江黃象珠所家也十歲從太公遊於語溪
下筆驚人郡司理歐公從雲試七邑士拔象珠爲冠
軍比時皆謂象珠如神龍好戲大鵬怒飛何論區區
一第象珠同學有澤蘭來公卿月張公皆前掇高科
巍第去而象珠獨蕭然衡泌翻譯古書其逸羣拔俗
之韻千霄排世之想絕未嘗一毫爲功名所控勒而
往往發現之于公車言慧竅靈心正聲奇響相息相
吹而出相軋相逼而來方之時流正屬當行高手但



恐富貴來逼人耳昔謝無逸見東隣甯生爲將仕郎
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
聞之不懌者累月此皆以得失早晚動其心非豪士
也象珠文章甚奇議論甚英偉他日出而救世如萬
星中一月萬流中一柱豈伊異人任無徒戀戀爲越
吟其以而鄉之兩巨人爲師則陽明海門有榜樣矣
象珠能薦予言否

董季苑名山遊藝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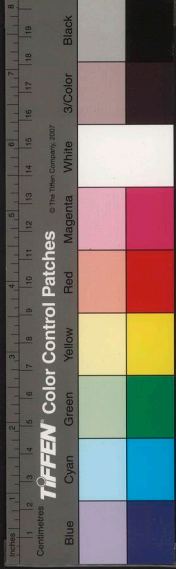
余屏居余山鳳皇間不得已入郡但詣思翁談顧問
季苑三郎君安在在茅山除夕猶未歸卽童子凍齒
相噓而季苑挑燈讀書往往徹夜半稍餓煮蹲鴟啖
之如是以爲常歸則制舉文滿麓爛然五色雲矣蹠
歲餘又問季苑安在在虎丘石塲中秋竹肉沸發鳥
飛月走而季苑相戒不窺戶一彈指頃脫稿先成鳥
知意外有舞衣歌扇乎昔者司命君瘞西胡玉門冊
砂六千斤於中茅山深二丈許劒池之底錮鏤三千



飲金鳧而吞玉鴈此氣終不能埋沒發而爲季苑之
文神光徹天奇彩射目粒粒丹砂寸寸皆英雄試劍
石也季苑自少有邁族拔羣之志而得力于山中尤
多茅山讀書臺以昭明著虎丘讀書臺以和靖著昭
明猶文人也和靖拒劉豫斥秦檜去之平江築三畏
齋以居木心鍊骨至今耿耿炤吳會間季苑豈肯遜
兩君子哉吾故讀其文更不敢以游藝盡吾季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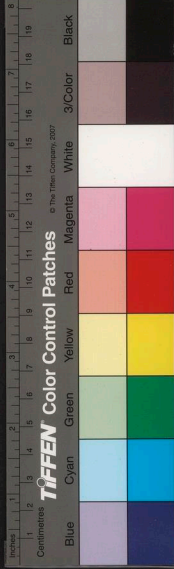
黃葉菴詩叙

雲棲達觀夜臺余皆得從遊若黃叔度之品而兼孟
浩然韋應物之詩無若秋潭老人初居范蠡湖僧寮
有孤梅橫窻日哦詠其下詩法清麗袪除一切流俗
後移黃葉菴則人愈枯品愈淡戒律愈精嚴似絕不
解詩賦者余薄暮訪之臨出不忍別一手秉燭一手
挽余出小徑旁曰新篁解籜如綠玉杖矣余因題贈
云水邊鬼火時一點樹下頭陀絕四隣欲別携燈看
新竹自開門送自關門蓋實境也黃葉菴四面泥壁



其光可鑒叢桂婆娑薈微半立半仆客至勅其弟同
六煑茶自喜可終老未幾鳩奪鵲巢不免復還金明
兵使者詹公愛其詩枉駕就之爲撤去庠屋創靜室
三五楹師堅辭不能止也師鈔解山水詩文之味弟
同六前歿無可荷瓢笠偕遠遊者猶三四歲一顧予
山中旣漸老跼足不出而剝啄隨之索詩乞字縱橫
几榻間師雖攢眉而意緒常不亂應酬羣心往往有
幽素清真蒼辣怪險之調出之若易拗之實奇苟未
臻斷輪弄丸鈔境豈知有禪中詩詩中禪如潭公者

乎宋九僧詩歐陽公求之不得後忽得於萬安山玉
泉寺中始摘其秀傑之句傳之人間然不過數聯而
止耳今潭公集一刻于譚司空梁生再刻于葉熙時
又刻于程尚甫之姪潛仲窮搜別購必欲潭公超出
宋九僧而直躋惠休皎然之堂奧斯亦貧布衣之奇
俠者也夫潭公詩尚爾乃遺骨久寄影空入土無期
可爲淒絕卽茶毗收數百斛五色舍利而使師遂作
焦尾琴忍乎哉故題詩後以勸買山葬師者



洞山禪餘集叙

山木子閩建寧僧已飽飡梵典旁願儒書祝髮於匡廬受法於月天和尚復遊嶺南皈愍山老人闍藏開講窮歷諸勝凡武夷曹谿南嶽悉納于杖頭眼中晚年同劉薦叔經營洞山九潭洗出絕壁懸流怪藤偉木之屬奇險則五官欲震幽邃則七聖皆迷山木子又從中點綴而安頓之換腐局開生面敞神界開天荒因走雲間索眉道人記之余畱山木子於茗帚菴正燕燕初來時也已燕巢生雛余猶不聽歸清話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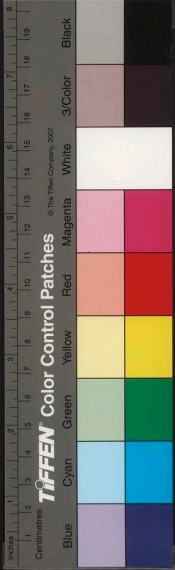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碁往往至月沉始散性地易簡品格孤清其杼山皎
然龍井辨才之流歟挂瓢白下士大夫贈之錢穀立
刻放生緣手都盡寓雲間高臥菴中以詩說法以寫
菜作佛事乞者即與之貲襯不問也唐時閩中蕭袁
二師修行于大同山上絕無人知梁國公丘良見水
際菜葉流出因尋源而得之為建大同寺釋國道灌
園種菜任人櫛取曰貧道無心而栽無心而捨也山
木子得無類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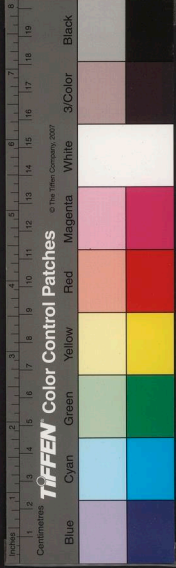
宋讓木稿叙

左手取印右手取于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
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戕將吏
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訌 上方
拊髀而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
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
也國家倚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
即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
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挈瓶于訓詁之中經史



詞賦不解爲何物況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
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卽有霄漢虹霓之志
揮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
詩歌何奇不觀何怪不備發竅濬心豐肉緝采真少
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已非
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
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廝養飲器而世
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子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
間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

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詩書輕
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
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卽通侯肘
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徐起卿繇拳合社文選叙

宛陵徐起卿避仇出遊十餘載戰勝而歸始拜青浦
邑博士廨宇卑濕僦市屋以居頗類遷客寓公又類
九尺偉男子窟頭短簷間勃勃不能吐一氣然焚香
絃誦湛如也偶倡繇拳合社甲乙品題之間叙眉道
人昔漢制太常擇民十八以上補博士弟子員郡國
二千石謹察好學敬長上肅政教者常與計偕今偕
上南宮猶有漢時古意獨博士經年不識子弟員面
目爲何似其故何也子弟趨郡邑日益親自然于師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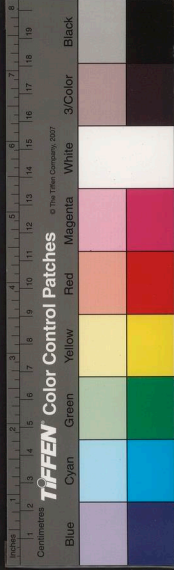
者

長日益疎父兄護短好諛往往率之投謁名流曰是且憐才是且能薦寒寒士反顧學宮若弁髦焉名流日益親自然于師長日益疎若使當事者有尊重傳之禮如晏元獻延范仲淹范文正延孫明復談經史尚風節則子弟且將捧手橫經之不暇而何暇旁驚他及乎善乎徐公之持論也曰士習一端則言必有畔以辭達爲宗行必無岐以寧靜爲主字字如玉圍珠淵人人皆鳳郊麟藪也此繇拳文選之所自出也吾故爲松子弟得師慶更有望于元獻文正其人

陳倉公外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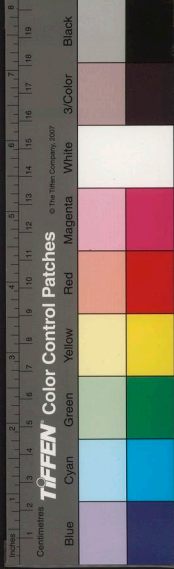
卷之七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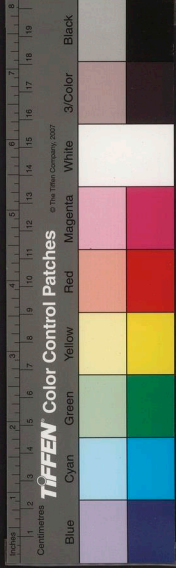
夏茂卿消暉集序

澄江夏茂卿先生長余七歲今庚午政八十矣先生
置余於肩隨之列余不敢雁行進也余粗習文字居
恒率與醬翁篋叟談棄置不復省而先生名山副草
先不佞懸之國門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余
何敢以雁行進也往先生乙酉舉于鄉風華筆力猶
能批亢擣虛于群少年之場而辛丑以後謝絕進士
舉不赴何也先生曰我舟車垂暮矣策長耳披短裘
匍匐三千里風鞍雪鐙中吾耻之口不解綺語腰不



解媚骨逡巡捧手板蒲伏而前如凍蠅拱鼠吾耻之
何如調一杯羹奉毋擁萬卷書課兒北窓高臥不減
南面王樂乎春秋屆耄朝鉛暮槩車馬駐于江干羔
雁陳于堦下先生語不及私言言皆國郵民艱朝章
閭史小叩之則小鳴大叩之則大鳴語味清真使人
不覺有水乳之契四方造請者或標名節或談名理
非同社故人卽入室弟子先生唯唯談笑而酬之不
苟同不翻異苑枯不隨乎時好莠不形于口間有高
才生徵史彈經鋒芒注射批剝前輩不遺力先塵吹

噓剪拂神無忤容乞薦牘則應乞言則應援毫立就
曲折委蛇鑿鑿乎經世之大畧有道之德音豈垂雕
獮祭者可褰裳涉哉其詩恬雅春容取淘寫性情而
止其文淵微精確取激揚世教而止若近撰忠貞諸
篇砰砰訇訇雷霆鬪而蛟龍飛抑亦張子房之椎段
太尉之笏乎先生骨正氣雄而志意修潔不喜赴鄉
飲并不願以大儒高隱名而議者方之翰林陳白沙
欲挑其栩栩着端之色道氣如先生度且望而却走
耳管南郡一生見申屠蟠執手曰吾與子相見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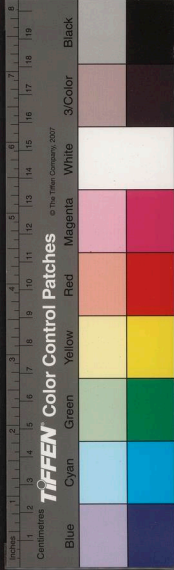
京蟠勃然作色振手而去馮諤嘗師事鵬冠子後顯
于趙鵬冠子懼其薦已也遂與之絕嘻此茂卿先生
之心事也先生笑曰智道人知我勝于我自知其爲
我弁諸簡首以代八十觴餘羶及之則請洗耳于澄
江之上

俞彥直稿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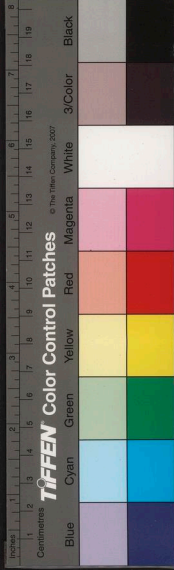
今海內識彥直者度其文必秀傑未識面而讀彥直
之文又度其人必英偉當矣而皆未能深知彥直也
彥直自少厭薄游冶紈綺兒常思作當代有心奇男
子舉業之外博綜今古典墳名日噪氣日豪而客亦
日益進賢者置之百尺樓其貧無聊者羽覆之手掖
之使人人以爲親已而去不厭客亦不爲客所累甲
子抵都下束身西山中交遊莫得而跡之中賢書識
不識歡聲如雷今其文大半出場前所課理如濂雒



將相之推譽而能役於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
于詩者扈公與蒼雪背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
不放叅忍饑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爲詩則新意芽
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
如見峨眉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於宛轉
奇煥則佛現鳥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議擬矣謂
秘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矣頃奢安二酋逆我
前行西川稍梗青蓮能爲韋郎爲璘玠兄弟而才高
不遇飽嚼細吟醉脫扈公曰子休矣蜀道登天矧今
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以難扈公也贈詩云清標
燦舜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孤筇三峨一茆屋筆帶
錦江錦囊携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鶴扈公
刻詩成挾之西歸試爲我叩小瓦屋中辟支佛牛心
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作詩一通以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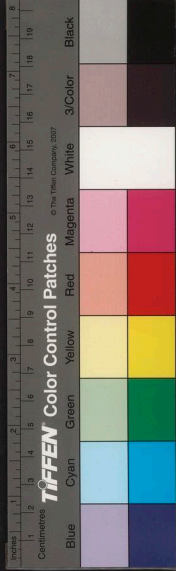


與淮安心怡晁稱同志結夏仰山秋爽乃畢黃山之
游有記若時天機人籟足以相發亦足以相敵獨仰
山如孤臣客卿其名不大噪非好奇而喜僻者不能
遊卽游非異人異僧有拂袖納履而去耳而獨旅泊
與心怡止宿甚久其言亦甚冷甚秀探景于清寂之
中得意于混沌之表使人因二公而知仰山不可謂
非仰山之遭也白樂天云世之詩僧多出江左靈一
導其源清江揚其波要非通論夫皎然出于吳興靈
徹出于會稽今又有旅泊心怡兩公矣但皎然得包
信李紆徹得白香山而名始振如秋水方生月明氣
旺而旅泊心怡濃于山澤淡于聲聞正今日霜降水
落之候也非幽微得道者其孰能領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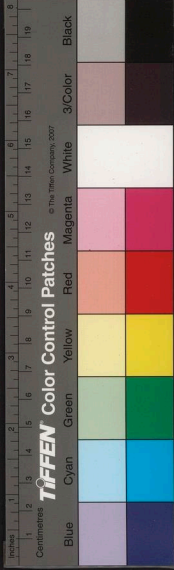
阮霞嶼越游草序

往讀霞嶼阮先生詩文清嚴雋潔恨不識其爲人已
先生偕直指按部秀州忽聞余在郊外屏去騶從乘
小舸魚服見訪余葛衣草履迎之笑談菰蘆旁各恨
相見晚也嗣後先生入天曹余不敢寓書先生乃以
越游集徵序先生筆扛九鼎才敵八面不屑屑爲曲
學小辯與專門名家論者謂發源從六朝中人來抑
何其膚視先生歟先生綺年得第博綜古今異書司
理金華入詠樓紫巖洞皆落垂簾拄笏間取沈休文



劉孝標集而研詠之穿井鑽木日進日深久且與之俱化移羽換宮伐毛洗髓雖置之劉沈集中莫辨矣已慨然嘆曰楚鬻薰桂之積鄭人好之楚嫁文衣之媵秦人愛之若積有珠媵有女珍重百億倍而且弗覺也先生哀選詩輯文徵始知吾朝詩文之正脉出於國初四大儒四大儒又出於金華居半凡其經緯天地洗刷華夷自有堂堂正正本本源源不可磨滅之大手筆在而六朝瞠乎後矣載道以六經爲宗記事以古今諸史實錄爲鏡如先生所撰序論上可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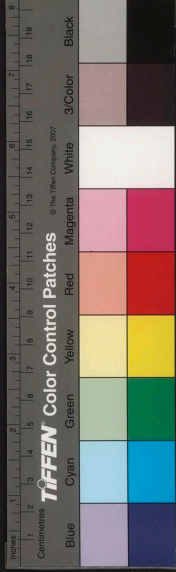
賈陸之通達下可掩呂成公李伯紀陳同甫之光芒似覺於沈劉外別具千手千眼五通六通豈復向舊時行處行哉頃四隅多故 主上拊髀而嘆之才才非組織績繡駢耦四六之謂也以六朝駢耦當章奏條對之時羽檄交馳之會能片言移人主意耶能一紙書賢于十萬師耶管司馬温公懶習駢耦文併辭考官不赴蘇長公四六但見之內外制誥餘未嘗多載集中然兩公文章功業至今與兩曜五岳亘千古而長新則先輩之崇尚可知已大抵書生能言者主



於逢世故出語不避尖新正人立言者王於救時故
下筆確有法度韓子傳之涑水着山涑水着山傳之
阮吏部非真厭薄六朝妙在能之而能不爲也知此
乃許讀越游草矣

許玄祐樛齋詩序

往余游甫里得許玄祐詩而叙之去壬寅至己未屈
指十八年而玄祐才情日益旺氣誼日益豪詩日益
進客至甫里不訪玄祐不名游游而不與玄祐倡和
不名子墨卿玄祐亦以榻不下轄不投不十日平原
飲不名主人能具主禮舉觴攻而不登騷壇則主客
皆僮父不名天下士余與玄祐雖不數數顧嘗以郵
筒往來讀其詩有沉思有孤詣有超忽滅沒有春容
都雅不鈎棘而情景轉不彫鏤而藻績工屑締真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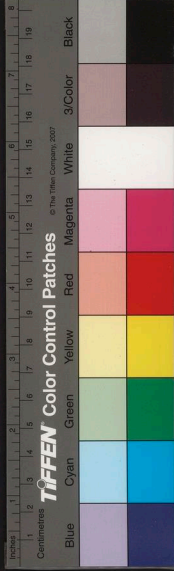
之靈芸夷光董玄宰進之君家刺史軍斯亦可謂篤
論矣玄祐近創一別墅幾百畝廣地半之花木葱蒨
廊榭窈窕中爲樗齋五六楹客至賦詩詩罷游戲爲
樂府命童子按而奏之老似雍熙雋似花間草堂又
皆詩之溢而爲波爲瀾爲綺爲縠者乎昔陸魯望詩
草滿篋歷年不省爲好事者攫去沒後藏神像腹中
久始行人問今玄祐著作非見賞于通人則傳播于
紫綃侍兒及黃衫豪客之口等居甫里遇不過乃如
此玄祐刻皮陸詩又修祠祭祀不絕景行仰止未嘗

一日不在清風高節間也詩曰樗魚其魯望杞菊之
味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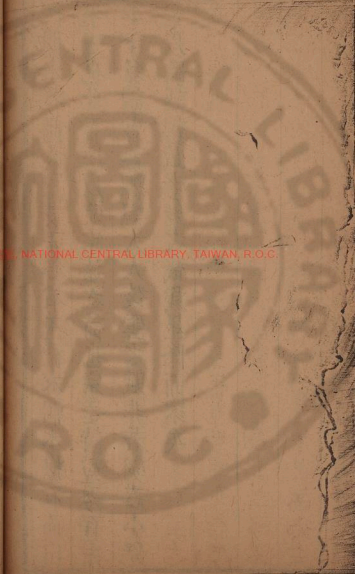
補茂才而意志嘗颺風塵之外其爲詩劇肝刻腎閉
目嘔心真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予曰隋文帝不
云乎陳叔寶將作詩功何如思安時事宗遠聞之笑
曰非也僕于制舉義正如隋煬宮館臺榭朝作夕改
卒凶顧無可居者擯愁排恨其惟詩乎甚矣宗遠之
好癖也宗遠好癖而負奇故所遭多顛躓不偶凡人
間可喜可愕可羣可怨之事感物而動觸喉而嘔者
悉寓之于詩雖璞玉未剖令則諸君子皆三刑而三
獄之矣雖然此猶卞和氏之知玉耳魏漢津嘗過龍

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褫衣泅水抱石而出
果玉也此吾所以定宗遠之詩也宗遠詩靈秀百出
本于多讀書蓋飄飄大人凌雲之賦非若熒惑小兒
輩以歌誣嬉戲者勉之哉歲星降而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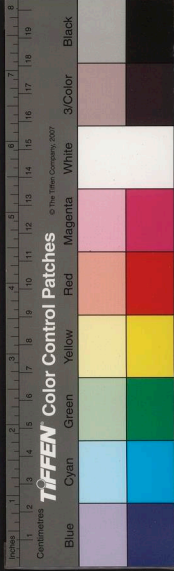


王閑仲攝月樓詩集敘

往弇州公如蘇子瞻不數數教兒獨奉常公壇宇方正極類子由日坐臯比鈐括諸子姪課公車言甚謹仲九試九冠軍海內膾炙其文并欲得冀有韻之語而傳誦之而閑仲秘帳中自若也既甲午榜僕僕計偕時向冰鞍雪筮間孤笑微吟以發其磊砢不平之感及于彥少年登賢書 仲不赴舉又謝御史大夫之參軍不赴官自是大暢厥詞而攝月樓之詩始出大較高華取法于長公精麗取法于次公而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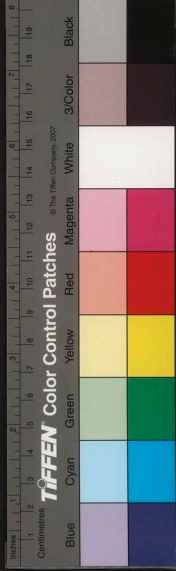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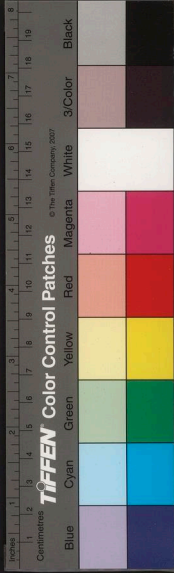
敘則首尾應稱量則銖兩勻調按則官商諧縱送則巧力備能爲長公次公而能不爲長公次公者閑仲也不爲長公次公而能不失長公次公者閑仲也今海內學士大夫無不人人習王氏一家言第解作意臨摹抵掌揚眉自負如優孟虎賁之相肖而已若得其全副血脈精神居然具身外之身味中之味舍閑仲吾誰與歸乎宋川黨議起眷山兩兄弟著作焚毀無遺蘇文定公屏居許昌避禍謝客有得輒付其子遠書之長孫籀十四侍左右者九年籀旣老以授其

子郎中詡詡授其子道州史森而後文定之遺言幸不泯絕今閑仲以奉常爲父以子彥爲子父子相師友絕不屑措意于生產宦情其品高其韻潔其遭際主聖時清前無文定公避禍謝客之苦而後又有若籀若詡若森之賢克荷門風式續世業宜其詩之溫繹靖深慰帖調利如見瑯琊兩先生總干山立於堦壇之上也海內讀弇州奉常集者更求之閑仲攝月樓詩以窮其變王氏一家言之關鍵十得七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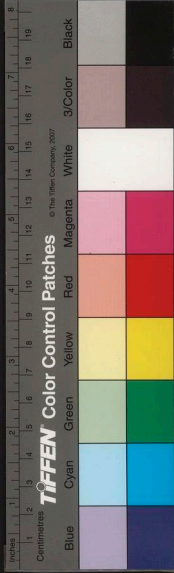


浙中觀風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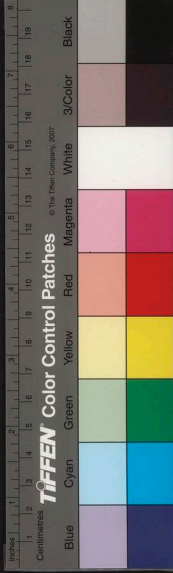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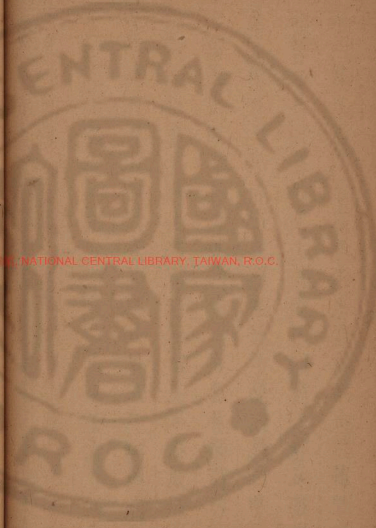
國初之學出於浙中四大儒 高皇帝初定處州卽
 遣使書幣往聘宋金華濂劉青田基章龍泉湓葉麗
 水琛劍禮賢館處之因與從容咨訪叅與機密呼之
 以先生而不名此海內二百餘年文章之祖也其後
 制舉興而帖括重驚俗趨時裁取獵青紫而止正如
 統綺兒不復更念其祖先根本所繇來然于忠肅王
 文成世所號爲社稷大臣故浙產也而又皆出於制
 舉一途則今之奏牘公車者豈後先 軋哉項董鹽



政按部兩浙登高山望大海縱探古名跡而因以樂
觀人文之盛所至進孝秀課之錄其文之雅馴者題
曰觀風易云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又
云大觀在上順而異中以觀天下蓋設教自中正始
中正自士始士自文始邇來考文先生稱引功令芟
雜叢說異書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故成學上
才抑詭誕暢大雅清空而不入於寒瘦褻麗而不近
於粉艷高邁而不落於怪險典古而不流於俗腐其
庶幾文章家中正之一脉耶蘇子曰風行水上渙此



非水上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者不期相遭而文乃
生焉此天下之至文也而余以爲非其至也多士亦
嘗觀錢塘之水乎夫秦始皇挾聖人之威能鞭石流
血而不敢渡錢塘轉西北二十里從垓中上會稽錢
武肅率數萬人強弩射潮潮以之退遂成堤岸何也
蓋武肅當霸氣之始而始皇當王氣之終始銳氣也
終暮氣也勲名德業大較徹首徹尾以養氣爲王卽
于忠肅王文成率氣爲之也獨文章也歟哉二三子
若求之國初四先生又進而求之于王兩公浙中之



陳眉公先生集卷之七
王氣霸氣盡在是矣觀止矣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八

集敘

楊忠烈遺集敘

趙無聲三言敘

顧學士瑞屏約言敘

吳長卿嘯餘敘

錢仲舉麗矚樓集敘

董宗伯舊稿小敘

齊君求近草敘

李本寧四六啓敘

楊去奢脉望齋稿敘

黃貞父寓林集敘

祁夷度澹生堂全集敘

雕蟲草敘

登嚴子詩文合刻敘



東晉先生集卷之八

目次

一

陳眉公先生集卷之七
王氣霸氣盡在是矣觀止矣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八

集敘

楊忠烈遺集敘

趙無聲三言敘

顧學士瑞屏約言敘

吳長卿嘯餘敘

錢仲舉麗矚樓集敘

董宗伯舊稿小敘

齊君求近草敘

李本寧四六啓敘

楊去奢脉望齋稿敘

黃貞父寓林集敘

祁夷度澹生堂全集敘

雕蟲草敘

登嚴子詩文合刻敘



顧元善虎嘯軒稿敘 沈司空八詠敘

振公竹寮草敘 吳歸二集敘

三開士詩敘 陳山甫燃稿泊稿敘

程長文雪堂集敘 錢象先集敘

陸仲鳴吉光集敘 沈麟系選水鏡篇敘

覺巖詩敘 顧亭之文稿敘

穆上人詩敘 杖頭小卷敘

崔徵仲秋谷集敘 門人董祖和

孟履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八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楊忠烈遺集叙

余七十有七矣靜坐空山始悟得四字曰能言曰立
言能言者以筆鋒為主如嘲風弄月之類此花草之
文章也立言者以世道為主如指佞斥奸之類此節



義之文章也吾讀忠烈大洪楊公之集而悲之當
光考賓天 嘉宗未登宸極公力爭鄭貴妃之封后
李選侍之移宮呼吸危疑間不容髮賴公明目張膽
之孤忠立消垂簾稱制之隱禍機抄防微禮明正始
奉 諭以志安 社稷褒公公局眷不自安惟有急
歸一着而已猶引榻前遺詔首請册立長孫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追崇 聖母尊謚條奏遼東事宜改
去司馬皆職掌中第一救時之大奏議也自此叩關
出城豈復夢春明門一寸地哉適奉 旨敕趨歷

太常御史大夫之副目擊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爲奸
聲討二十四罪公未嘗以能言名而言言從世道上
起見讀者知其滿腔皆節義矣魏璫雖橫尚有憚心
僅出公回籍而羣邪羅織不已借題目曰通內爲主
安復仇曰封疆爲熊經畧管脫誣坐二萬餘贓以此
壓公頭鉗公口立盡公家產親丁雖直不疑長者莫
能辨孫叔敖子孫莫能措矣卽從來奸黨巧殺正人
君子者無此法亦無此題目也緹騎入門談笑如故
合郡有欲謀奪還公而礫官旂者有揭竿數萬餘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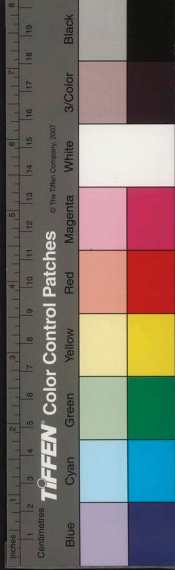
諭不散公三木囊頭且拜且泣無更累族誅然後得
解者有村市設醮祈公生還者比就累車自老嫗萊
傭瞽瞍乞兒有持錢以贈緹騎卽緹騎亦爲感動有
禱於關將軍之廟者河南州邑有裹糧送公及黃河
而返者輿觀歸鄉大河南孔道間有頂香前迎提椒
漿麥飯以祭公者至則七十餘老母宿於城樓六歲
之幼子幼孫密寄廬山僧舍不旌不旆暴露白楊之
棺不樹不封攢弔青蠅之客童僕多魚驚鳥散二子
正破卵覆巢伯兄清旣奪其郡丞又罄其貲產獨存

塵埃數卷集幸不爲邏卒偷兒掠去此荆卿白虹藎
弘碧血也冥冥中果有護呵之者耶嗚呼媚璫亦文
也擊璫亦文也媚璫者如上公之勅書生祠之碑版
賀殿工之表箋如像贊如榜額剋焰未冷唯恐其一
字一句之不工也冰山旣消又惟恐其一點一畫之
家傳而戶頌之也種種諛詞蠅矢耳馬通耳畀之豺
虎豺虎不受投之犬豕犬豕不食而敢與楊公節義
文章爭日月之精光鬪雲霞之麗采哉公非特二十
四罪疏也移宮之後疏勸 先皇帝厚撫弟妹垂絕



矣決不肯以殺諫臣三字歸過朝廷造次顛沛之時
終未斷忠君愛國之初念夫人君子之立言蓋如此
而謫公者反謂其陷君子于不孝陷友于彌天黨錮中
豈非寬外之奇寬哉公嘗曰吾欲爲楊震仰藥不願
爲張儉逃亡不屑爲三閭大夫之沉湘又不及但以
狼藉骸骨付酷吏以糞糊血肉付鼠蝎蟻宮君門咫尺
庶幾史魚之尸諫乎公之精忠上感太廟則京都地震
天昏下感獄神則獄產靈芝五色而胡爲非刑勒限者
欲殺公父子如故也且吏部郎蘇公繼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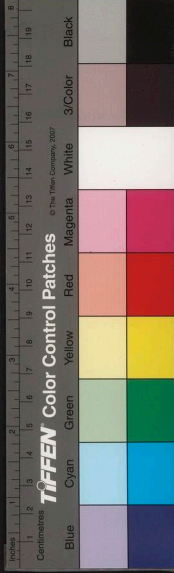
饋公一飯尋以削籍自經矣熊經畧欲爲公出辨賍
疏不爲上矣血書絕筆禁不爲通矣獨有見義必爲
死生不顧手書募疏者李公行志也餼其老母助其
諸孤者吳生震元也設櫃四門者夏公之彥也捐金
贖產創廟貌編實錄者胡公某也訂正遺集者游公
士任也寓武林三月捐貲刻集者兄清也恨當時刺
客不忍刃公義民俠士周旋艱險而不忍去公皆避
禍姓名無傳焉而又恨借題殺公者復多漏網請生
鐵鑄像如岳祠秦檜故事跪列公階下以快朝野之



憤憤可乎今 聖天子錫以上益贈以上公祠之廡
之二子兩上書兩以 溫旨報顯忠遂良好邪騰落
髯先生其可以大咲地下而無遺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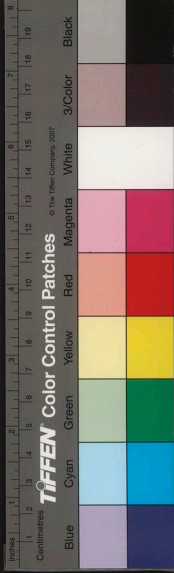
趙無聲三言叙

唐婉兒從帳殿樓上品羣臣應制詩紙落如飛沈宋
退而心服其鑒郭汾陽子駿集名士觴咏昇平公主
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內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
爾時詩有定價如此後世以經義取士士嘔心枯髯
畢意于公車業往往技成而不得顯豈衡文家反出
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真耳苟真矣譬如書法
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死又如炤膽之鏡吹
毛之劍神姦避罔兩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況



於文趙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燕邸以文見示且屬口子千里外乞叙于余余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蟲之蟄也迅乎馬駒之禪也激乎孫真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于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卽讀者不覺而文之精采逼而覺之古者馬仰秣魚出聽鷄解僧爽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品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也陶冶不足以範金玉則火力未

透也技不足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真也吾不知文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命與余笑曰黃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黃葉則更啼矣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嘻此卽趙無聲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質則易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卽李端異錦駿馬其不落趙解元手者幾希



顧學士瑞屏約言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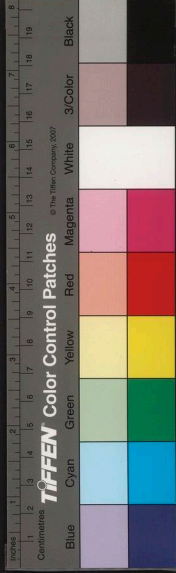
出世空諸所有經世行其所無若議論多調募多門
戶多似非國家之福漢文章太長者自董賈天人治
安二策始申公九十老人出而救之曰爲治不在多
言陸象先謂揚綰曰賢輩可襍被共作夜話及至竟
夕不交一談明日遂薦之爲相客問其故陸曰楊君
事事無欠所欠者不言耳古君子立言自命戰戰兢兢
決不敢鹵莽造次于筆舌之間而今舉子業多橫
甚蘇子瞻所謂彌望皆黃茅白葦矣陳同父所謂金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八
銀銅錫混爲一鑪矣顧學士九疇痛欲掃除而銷鎔之於是撰爲約言作後學砥柱吾嘗讀之如化工之于物新新而不腐反反覆覆而不複宛轉惟肖而無布置鬚眉穿鑿混沌之勞至哉文也其禪家之一轉語耶仙家之一粒丹耶儒家之一畫易耶昔王荊公論新法朝堂闕爲戰場呂申公但以精言約識服之寇萊公與同僚議事人千萬言而不足者公出三兩言括之而有餘是救時宰相訣也卽顧學士作文訣也讀約言者當作此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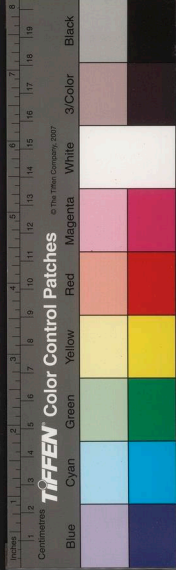
吳長卿嘯餘序

吳長卿入白石山出嘯餘奏陳子陳子曰文章靈訣無多子曰翻曰轉翻者翻陳案爲新案轉者轉死句爲活句五行皆可用兵兵莫神于水火然背水之後復爲背水火牛之後復爲火牛非直死法亦入死道耳古今聖賢王霸將相之局皆然何獨文長卿能轉能翻業靈于文矣其詞場之韓淮陰田平安也哉長卿二王里人也初受知太原時弇州岱游已久今文肅不見長卿得雋其恨小使弇州先生不見長卿才



非正始不談。按所著作實允蹈之初。邗邪公龍門自命僧吳緯真義不帝秦公比代興強項如管以少陵居中權以高岑王孟驂乘以盲史腐令居前茅以賈陸荀韓分左右翼甚則二氏精微百家雜碎貯而爲陶長沙之竹頭木屑駢而爲陸法和之虎豹犀象鞭風霆叱神鬼輻輳騰躍而出使人莫能見莫能知莫能旁睨而正視雖義士五百君子六千能如仲舉之入面受敵三鼓不衰耶賦不必諱六朝去其結樂府不必離正變去其擬詩不必屑屑分初盛中晚去其

秕陋豐縻玲瓏痛快深穩技止矣無以加矣古文詞小言錯落如珠璣大言傾倒如河漢嚴於司馬法峻於董狐筆自國朝二百年詞人以來未始有也大抵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來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公有二公之所長無二公之所短淘汰簡選參和追琢直欲舉長慶習山一洗而空之則近代習氣又可知已管毛崔用事時皆變易車服徐景山不改其常楊綰爲相子



儀半減聲樂。武元衡鮮麗如故。大丈夫磊磊落落。凡事不苟異。亦不苟同。况仲舉以詩文為己任者。而肯向他人顰笑。間求生活乎。仲舉腰無贅骨。不善事。今人易筆無。伎舌不詭隨。古人難。吾故曰。仲舉真狂狷流也。

氣盛言宜一種飛騰生動之致。逼人眉宇。

此翁豈山林中人耶。讀其書。思其人。殆雲

間老臥龍也。醜翁手評

董宗伯舊稿小序

往思翁為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稅誦法毗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脉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笑古文詞澹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語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孚助貲斧游北雍。大司成



穎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
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貌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
而魁兩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
毗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
荒蕪獨思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
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將持以砥世範
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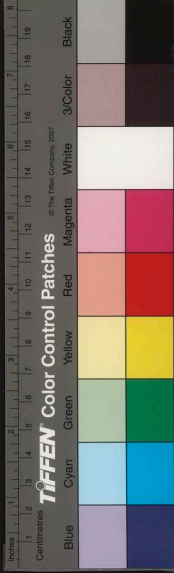
齊君求近草叙

余避暑白石山岳元駿以齊君求文見寄余曰當此
溽暑如得清涼珠玑玉麈香灑手然後讀之已謁座
師吳公一再顧余草堂其奏文益倍是皆西湖蕭寺
中所作也六橋三竺竹肉嘈囂君求冥搜枯坐不異
空岩沈寥中他人負高魁如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
遜而君求如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名利之事
非獨文勝由品勝也君求幼孤家甚貧而文甚達年
甚少而文甚老董玄宰云文達者必貴老者必傳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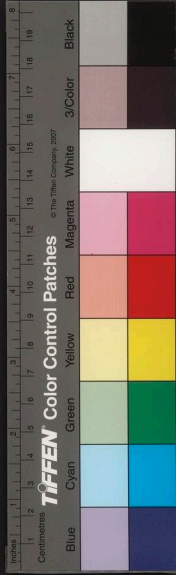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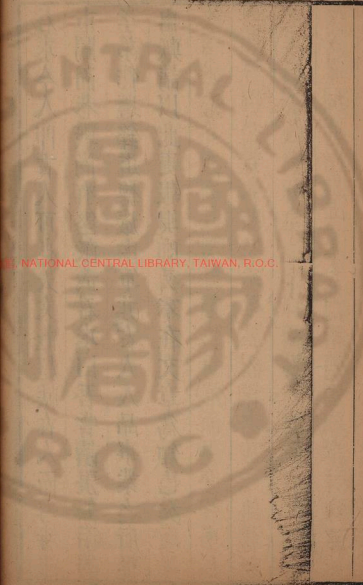
以此相士百不失一齊君求真其人矣余曰僕之相文又不同大抵發今人之所未發者必貴發古人之所未發者必傳君求之文有翻調有變局有轉機有奪勢思路生辨才熟文人不足而君求嘗有餘此猶未盡我君求也獨其標豪傑之奇識而暢聖賢之微旨問之漢儒註疏註疏不載也問之宋儒語錄語錄不見也是所謂發古人之所未發也古人未發而舉子發之不曰背則曰險宛若羊叔子之探故環而曇法師復見前生之塵尾者何其自然而天合也雖未

君求今人卽古人可也夫文能超軼古人而與時流市鬪而卷戰尚有堅敵哉君求曰吾嘗讀張無垢詩孝弟作選鋒道德嚴中軍非古人人品事業之所從出歟請以此更報吳師又不在文章爲知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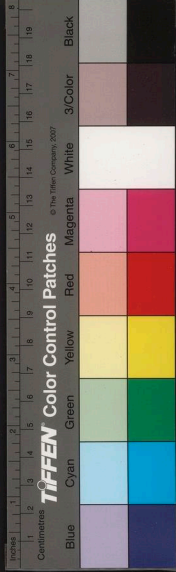
李本寧先生四六啓叙

李本寧先生手訂大泌山集一百三十四卷富有日
新代興弇州之後允無愧色而說部尺牘四六啓猶
未行學士大夫想望不可得則竊意之曰公交遊滿
天下碑■炤四裔而又性好緩急人所至金湯所居
鐵檻其書牘貴於陳驚坐多於劉穆之若之何易刻
也先生十八舉于鄉二十一讀書中秘八十考終宮
保之里居更歷一六聖人之朝而回翔秦晉豫雒梁
蜀吳越之地見聞廣忌諱多說部若之何輕刻也獨



是四六啓多袞而少鉞巧者績人目雋者解人頤能使祭獮之婁儒一變而爲雕龍吐鳳之才子是何庸秘之帳中乎許氏說文曰啓傳信也服虔通俗云啓官信也古者上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諸王稱啓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沿襲唐宋以及吾明去散文用駢語獨名之曰啓而專行之于上袞尊行懿親新貴之間先生嘗云四六啓如官酒肆筵設席餽餉滿前而了無補于情實余笑云宋人以告命文爲四六其言溫厚而和平今人以四六啓爲告命故其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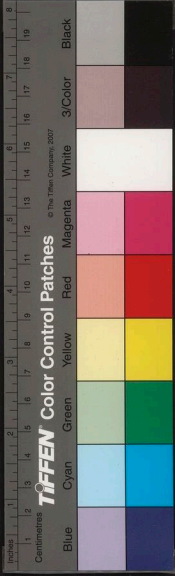
浮而太譽已聞高邑趙家宰痛加嚴革海內稱快而今則踵襲如故矣一啓見投攢眉應之見者置弗讀卽讀弗竟也若李先生啓則不然應物隨變徵實翻空取材贍而音韻調剪絲新而志意顯盡去平頭犯尾雙聲疊韻之訛而極得串珠合璧之妙上可以埒徐庾燕許下亦不失歐蘇其四六之當行家也嗟乎使李公久在館閣誥冊之文可以比隆三代代言之筆可以遠讐四夷而不幸爲忌者所裁困之外吏卽四六諸啓半出已作半爲人捉刀稱盛德而道吉祥



幾於天上黃河委蛇行地猶未免千里一曲者此豈
先生磊磊落落之本願哉故前集黯不示人而身後
孤行晚出寶鏡翳塵神鉤埋土精彩聲光必有發現
於人世終不得而抹擦之也若宗衍更以尺牘說部
附麗續集中小言大言橫說豎說使海內獲見大泌
之全書而後覺乃無遺恨是在門生故吏相與合力
助成之豈必待後世之子雲哉

楊去奢脉望齋稿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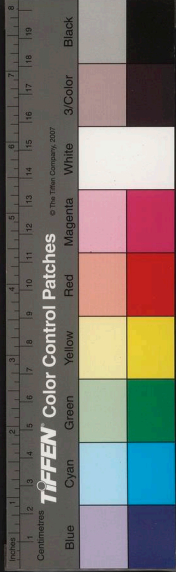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欲人也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
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夫遊遇飲則
飲不沉酒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
生與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裾巷陌呵噉細馬訪
求揚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
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
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
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



阿倉公先生集 卷之八
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
一劉向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
事終爲漢名臣去奢之春秋今之公孫劉向也俟異
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看鬪虎
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以待去
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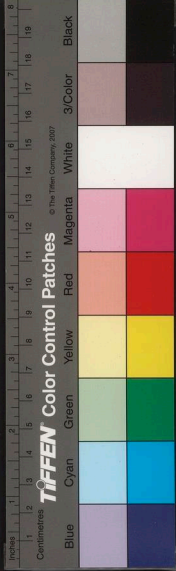
黃貞父寓林集序

往貞父黃公號稱海內儒宗遠近負笈而至者綦烏
相嚙絃誦相聞久皆知名取高第爲大官似與當路
中分天下士而天下以詩文謁者亦祈請無虛日余
訪公睨而嘆曰何致客之多也漢曹曾門徒三千人
伏湛教授弟子以百數時方兵起倉卒驚擾而匡坐
談說不輟經今 主聖時清何疑于貞父公登進士
拜進賢令最負治辦聲徘徊金陵郎署中獨策青騾
某丘某水退則堅扁健自若而方內外徵文之蹟又



至矣督學豫章日與諸文學掌故較練經史更得專力于文章其著書幾與身等名幾與代興等造物巧妬付之祝融東歸以後門人弟子訪舊拾遺於不灰之木得若干卷而先以其文行富哉言乎發皇天人古今治亂之略具矣間有獻酬羣心者世倚公一言如司命孝子不得無以子寒士不得無以士集不得無以行遠銘不得無以取徵賈不得無以通五方而走重譯故公文較多雅亦自負不輕諾而天下尋聲者羶緣實者跡數欲逃於泱莽無人之墟而無可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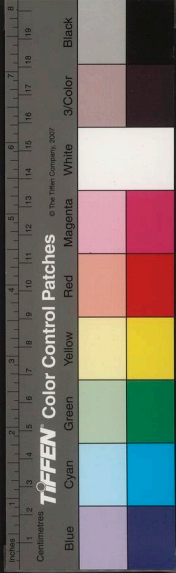
何嘗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朋來之樂終不如色舉翔集之大快也林宗弘濟括而爲居簡太丘道廣反而爲獨復老筆彌健權度彌嚴演漾澄泓春容和雅吾不得而涯涘之昔揚誠齋少作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盡焚之曰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變矣未知能進否此焚後悟後語也公詩文屢變屢進大似誠齋其拂衣高卧亦相類生平強項多骨見微知著落落無用世情而今世亦不易用世卽用必不能盡公六虛八面之奇惟斯文數卷皆一生精神所獨寄猶賴門生



子弟爲搜之餘燼而行之人間覺曩者致客之多公今日始得其力然則朋來果不足樂歟公有寓林集在豈復爲人強著書南屏之南且翔且集者若而年矣無溷乃公爲矣

祁夷度澹生堂全集序

士大夫讀書不難而難辭達達非易言也得之書者欲其達於口得之口者欲其達於心得之心者欲其達於文章政事得之文章政事者欲其達於子孫黎民豈以巧繪冥搜袞袞與文人相雄長而已乎如山陰夷度祁公真可謂達也已矣公累官至大叅青袍素被生平無他嗜獨嗜書其所藏幾與委宛山等而悉以兵法部署之宴坐密園內環書爲巢抽取何籍輒指某架某部十而不失一焉徵問故實所自出輒



西晉公外生集 卷之八
指某書某卷某幾行百而不失一焉料揀貫串巍然
推東南一大儒矣初令寧國立社倉置義田而長洲
荒政役法尤著則朱子常平法富鄭公賑青州法也
自南北部出守吉安章貢男女蔽江而避水災公登
城懸賞呼營卒漁艇出之魚腹中而又給穀千百石
則汲長孺便宜法也講武宿州談笑靖煤徒之變俄
報白蓮起得無恙則趙廣漢破散法也讞蓮孽縱舍
誤辟者四十二人則于定國慮囚法也副職方籌遠
籌黔籌粵覆寢麻帥十萬餉創設標兵營猝呼而千

人猝至則漢南北軍唐府兵廂兵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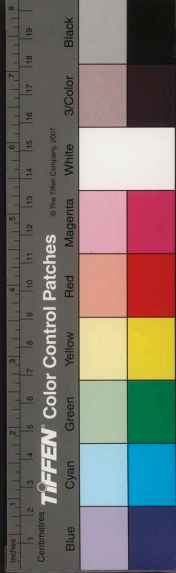
磁州率

師以衛寧遠則劉越石勤王法也練土著十款則蘇
文忠弓箭社法也置飛籤扞盜則李沔州村置一鼓
法也懸金錢募射則老种青城澗法也凡此非公讀
書至練達通達處乎練達者識必老通達者神必活
推而及於著作直家常茶飯相似書破萬卷下筆尚
可思議耶卽澹生堂詩集外集轉一語而捷若河懸
卓一字而峻如山拔諷諭閑適有清明寥渺之思其
悟後洞入者則日月之必能破暗菽粟之必能養生



極深研幾時頌時偈道家風自然處處出現矣公初有結轍社而通經學有讀史社而通史學有海門青螺南臯諸公而通理學有雲棲老人天台無盡而通禪學學問如公斯亦未可以少休乎且賦詩曰良辰不可得加飡尤努力非爲秉燭遊日夕自有職余嘗讀而悲之人生不過百歲耳必欲通天通地通人立功立言立德事事圓滿悉攢促於三萬六千日之中而丹元子不公待也柰何哉壯心未已端望後賢而世培侍御公出矣拓父書懸父像出必面反必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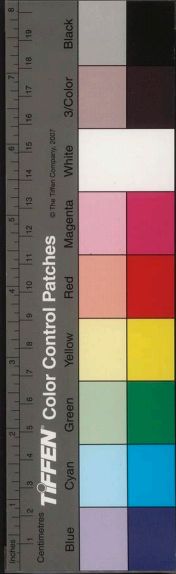
一言一動一殺一活無不凜凜與庭訓俱當按部江南之日爲地方捍大患大菑除大憝大役精詳痛切何啻子病而父言之及其行也老稚執香而前送者萬餘人叩闕懇留不憚走三千里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至今日始証夷度公生前學問非直見之文章政事實見之子孫黎民其辭達孰大於是若曰公卓異而不徵臺省具文武經濟才而不賜節鉞此利達之達而非公之所謂達也公以澹生堂名集意味深遠矣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與談者則托之好談神
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
故其言可以得已而巳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
頓于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
不得已而巳者也吾友范長白袁吉卿雷元亮意
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
足菘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
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

雕蟲草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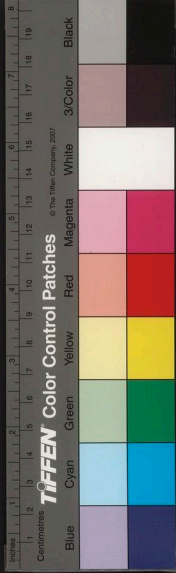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與談者則托之好談神
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玩世
故其言可以得已而巳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
頓于藏鈎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
不得已而巳者也吾友范長白袁吉卿雷元亮意
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
足菘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
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



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其文多雋勁有東
吳霸王之風挾魄鼓蕩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
水而分兄弟長白吳鉤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鏑也東
南寶炁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中三千與埋
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嗟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
佞以閒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
三君曰陳先生其以我是編爲譚鬼神神仙也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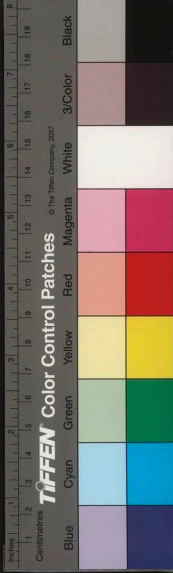
燈巖子詩文合刻叙

自古能言者必達達必貴立言者必老老必傳吾讀
竹鶴軒涌山閣兩集而嘆曰燈巖子其人乎燈巖子
家柴桑讀書于廬阜之下嘗慨慕元亮樂天之爲人
也今出爲嘉興李官矣何暇而能著書至是乎董仲
舒曰君子愛日及時且就業夕自省年三四十無
藝則無藝矣燈巖子獨曰居官習詩文學也非藝也
士大夫有意立言一矢口不敢曉曉一舉筆不敢草
草治心養性獲上治民本之于一絲不挂而極之于



萬物同體不讀書便不得力不詩文便不讀書況司
李何官死生人鬼關何事而以不文木彊者當之乎
燈巖子博極羣書嶽嶽中立不詭隨傍人聲氣門戶
高閑幽淡如北窻五柳先生無戲論無枝辭如遠承
鍾雷說法講道于香爐峯聰明泉之下信乎能言而
又能立言者也居官判爰書決讞獄用文絃而不用
武絃曰武絃民畏其剛用官音而不用商音曰商音
天神地祇惡其肅殺掩耳而不願聞也燈巖子文章
吏治進于道矣若其綜歷庶務健于精悍年少貫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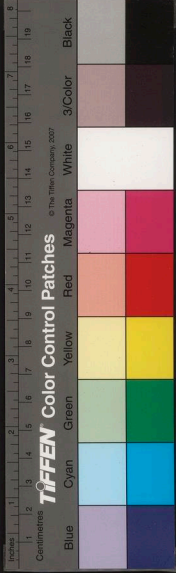
今古捷于專門名家文潞公晚成于太師九十之後
而燈巖子脫穎發矚于理官三四十歲之初不較更
奇特乎燈巖子聞而謝曰潞公歷官四聖名聞外夷
余則安敢當獨其與邵堯夫布衣交甚洽得無眉道
人其儔乎爲我合兩集而叙之陳子曰唯唯吾嘗喜
與可畫竹竹中之左傳莊子也詩文類鍾生啖鬼擘
如老簾雷神捕龍裂如飛帛而世但以藝苑竹譜稱
之不乞序于眉山兩蘇最是缺陷事余幸得丹淵集
于秘閣抄本刻其集始行今燈巖子又托陳子舟之



蘭端何文氏之多異人而陳子之有宿緣也能言乎
立言乎世必信予不作妄語見卷鼻抵眼亦有咬與
可之廣長舌在

顧元善虎嘯軒稿叙

少年好談俠俠者識時英雄之餘吐殘潘也吾授經
於弇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
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樞萬鑿始鍊得
顧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
二變全得顧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寧遠父子節縮金
錢數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
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
父老轟飲壹以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



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常撫籩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嘗執槩。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餽。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繇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子。子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異。踔絕隣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額質成於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鬪有絀。而元善解之。則巖

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之左。扶膈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瞻略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盡吾元善乎。方今全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侏儻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鷓鴣。而泄泄者。視門庭冠纓。視門戶戰急。豈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紹嘗交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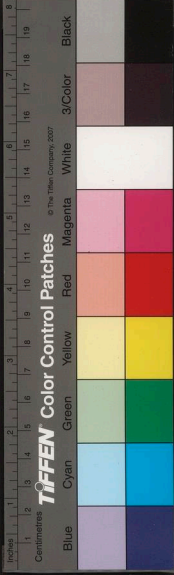


陶谷先生集卷之八
稿也獨俠於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以英雄筆寫英雄事取英雄福
文壇中豈將軍也醉翁賦

沈司空八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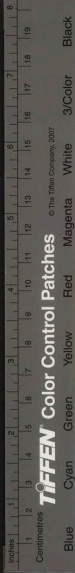
往何山沈公剝正權璫褫籍歸里幸值言官推轂
聖主賜環若巧宦者得之惟有刻日待遷姑學不鳴
之蠅不舞之鶴而已乃虜騎充斥冒暑兼程晚年五
六歲之小兒置之度外親製數千金之火器奏之御
前論建夷護薊鎮防流寇條陳于未會發難之時而
畢驗於潰敗决裂之後鞠躬盡瘁如孔明先見如李
文靖吳興多相舍北就南非見非潛知止知他人龍
哉細觀箋奏無一字不從君父起念心肝盡嘔鬚



髮欲枯而猶能旁及於八咏諸詩如此餘暇真不知何處得來意者都城解圍陵工告竣時耶公可以詩矣郎君痘痊無毫許情事更縈懷抱聞公可以詩矣公本詩人少時以春秋中解爲舉子業所掩既釋褐日與幕中賓客弟兄從子運籌當世之務又爲經濟所掩公之詩僅見之此編沉雄高邁豁達慷慨類其爲人同心同調之言惟許存憶唐司馬其他書生子墨家豈能與公爭衡於總干山立之下乎儒之未敢屬和者以此

振公竹寮草叙

昔沈休文由吳興葬父烏戍昭明就休文讀書遂建密印寺故寺之僧往往好文好詩而余聞之程尚甫振公詩最著忽一日振公扁舟過余出五言相贈燒燭撥灰破窻風雨淡如也振公嘗遊金陵天台諸名山慨然有揮手區中睽日霄外之意中年築室水涯選禪誦其詩清真和雅無一點俗塵酸餽氣今尚甫爲刻竹寮草是也振公每謂余曰吾詩如唐球詩瓢趙令穰畫境生平不甚遠遊故取適皆近自目前而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八
止余謂此正是世外人詩似解不解似有意又若無
意山空無人水流花香非心跡雙清者其誰能喻之
焦弱侯孝廉時得振公警句輒與定交近更爲朱司
成文寧所知多箭鋒函蓋之契目前詩道臺閣讎山
林取學士大夫之有識者進不能探臺閣古文之權
而退不屑與山林遊客爲市惟就木食澗飲中擇一
二黃面老墨相與咏歌以消歲月則振公其人哉嗟
乎天厨禁籞不暇飽至使溪毛野藻採摘而羞王公
吾于是集可以觀世矣

吳歸二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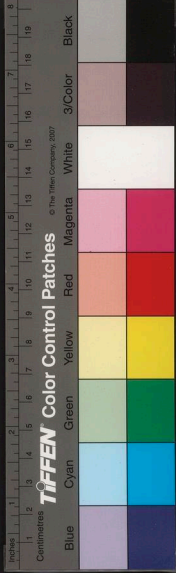
吾友王幼度楚之豪士也自楚渡吳携二子自隨明
勗兄弟未勝冠便能出語驚父客余與玄宰董宗伯
手其文大異之已歸補諸生負騰蹕之譽非異書不
讀非名流宿儒不與交其文嗒峨特上正如南嶽衡
山摩素雲穿碧浴周廻一千餘里朱陵洞天仙宮玉
女始以萬計其文汪洋浩渺吐納翕張又如東南大
海陰火夜燃屋市曉結酸氣歛而榮光淨其皆極吳
楚之大觀乎吳有弇州楚有雲杜相望而稱代興余



陶翁公先生集卷之
嘗遊兩公之間。雲杜雅言。吳欽弁州盛吹楚騷。然而
吳不敵楚也。假有士衡。士龍。與莊叟。屈大夫。並奏吾
曹將袒。二陸乎。抑袒南華。離騷。兩經乎。吳兒之不敢
望明勗亦若是而已。幼度宰龍門。檄攝香山。篆香山。
灑夷盤據堅城者七十餘載。幼度移文。毀撤之。兎窟
虎岬。一朝被除。于指顧談笑之間。將無明勗曾參庭
訓乎。昔張栻幼聞忠孝之教。每當魏公治兵。內贊密
謀。外綜庶務。而幕府莫知其功。明勗幼度之敬夫也。
努力經世。非獨張楚。亦以徵幼度。後人能補之報。

三開士詩叙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
訪。因同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甲寅。余
聽經於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
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
住小洲。一住小洋庵。平日與明生往來甚數。而所居
瓦鉢紙屏。荻簾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牀。非瘦
行。則硬坐。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語。半
偈。其言清微幽淡。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中。



陽春先生集 卷之
山非火。食人可得而領。畧也。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
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闕聲。息影
枯如木鷄。而賴有三開士。惠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
多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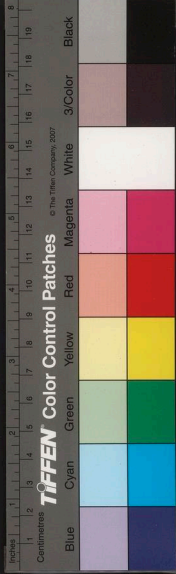
陳山甫燃稿泊稿叙

代王長公而興者。雲杜本寧。李宗伯。余反覆大泓山
集。凡文章故實。皆王長公未嘗拈用。而詩則精麗典
切。真可與敬美相頡頏。此後死之公論也。宗伯自金
陵。賜馳傳還楚。無不與閩中陳山甫先生俱。山甫高
雅爽豁。每談次海內人物。揚眉瞬目。酷肖其神情。而
又廣記博聞。號稱經笥。武康李宗伯。每有咨訪。山甫
粹問粹應。無復外說。副墨垂就。必經山甫手定。而後
出示。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之謂矣。李宗伯



嘗以陳子昂陳無已叙其詩客有索視者山甫直謝曰請問之視融矣李宗伯云幸我有批評本畱篋中山甫遂遜其一二題曰燃稿燃稿之後尚有數百篇李宗伯許爲之叙而不意八十考終矣山甫榻前與之談慟哭含殮經紀如親喪子孫賓客皆謂宗伯生死之交無踰山甫先生者牽挽不聽歸而山甫自楚移家徙金陵簡視詩草大約從旅泊中得之題曰泊稿二稿合刻因訪眉道人於佘山曰曩時海內耆舊落落如曉月晨星碩果不食則惟子七十老人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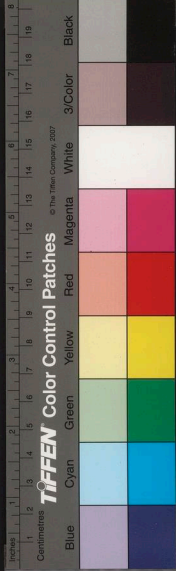
盍爲我叙之余讀山甫詩其燃草以疏越暢達爲主格調高華類李宗伯泊草以鑿幽索秘破堅發奇爲主其調刻者能自離李宗伯而別爲一家法度權衡發脉于古之作者非邇來呻吟叫號之習可夢見也自古大文人代興聲氣名士必起而應之如韓昌黎之有孟尉張司業蘇眉山之有四學士皆以科名位望相映發揚馨鼓鬚大昌厥辭而山甫從布衣寓公崛起海內配食於李宗伯騷壇坵楹之間是又爲難耳昔宋景文陳止齋每見舊作便欲燒棄今山甫亦



然蓋習聞師友之談論又崎嶇跋於著作之林不輕作亦不輕傳識法者懼信不虛也今後生朝執筆而暮卽雕版膽大言放而久則未有不悔其少作者恨不見山甫以三十年李宗伯之學問淵源告之而詩道之甘苦邪正了然矣

程長文雪堂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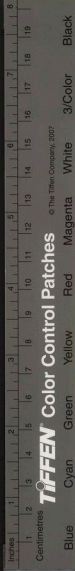
往見程德懋於彭真人坐上逡巡不獲得傾倒頃冒大雪入山來語次兄長文弟德顓淚注睫中而不能竟也長文精於易與人言禍福奇中輒棄去工琴工奕摹王大令書又工恂恂素士耳嘗於黃山觀虎鬪如狎嬰兒游王公夫人之間如海鷗身狹腸癖性往往見之於篇章竟陵子天隨生之流哉享年僅四十有奇其弟德顓傳通經史習公車言二十有四病歿於合肥之羅漢寺兩兄弟皆短命無子僅德懋在耳



德懋扶旅，概治丘冢，手勒行狀，乞碑以瘞之。而至是又刻長文雪堂集，必欲不朽。兄若弟而後已。嗟乎！周公與管蔡，但少草屋三間耳。自來兄弟少同乳，同衣被，同梨栗，中年離異，分而爲途，入戰而爲吳越。此皆起於巨室豪家，而必不起於草野之田畷。甚矣富貴之能爲兄弟祟也。德懋以窮詩人爲兄弟生，歎計最稱篤摯，勤請宛轉而不倦。古之義士也。余故憐而序之。

錢象先集序

余猶記父老談及先輩，皆閉關隱几，身不出吳市，而海內士大夫停驂駐轡，徘徊瞻禮于其廬，有反顧而不忍舍者。獨文采翰墨哉！其深沉好古，老而不衰，真有使人意消處耳。三十年以來，雅道落落，巷中擁車騎，數輒座上發通人書數十函，便稱名士。門類賈胡，集同仕籍，又何暇倚胡床，甘眠飽嚼，飽讀古人萬籤書耶？象先不輕游，游必傾動一方，退而見之，撰述其記，可以詩其詩，可以史古膽俠腸，囊括不露一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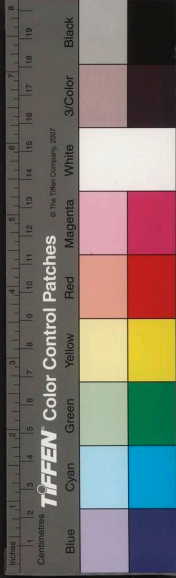
士恆踈傲岸之色。鋤治殆盡。卽九年壁僧三月廟婦
無以過也。至於登壇握麈。卽席分觚。輒能立賦萬言。
受敵入面。其長者走風盪雲。短者秀餐翠滴。百谷老
人讀之。幾欲效君苗之焚。與魏夫人之泣。則他又何
論哉。目前諸子。自不得不以此道歸君。君負奇才。又
能爲子長太白之奇游。沉冥洗發。未見其止。異日名
山之藏。當有更進。此者請時授一編。爲余閉關隱几
之助。何如。

陸仲鳴吉光集叙

往瑯琊兄弟稱廣大教化。主太原父子稱清淨教化。
主海內名流。以不與王謝之遊爲可耻。而皆欣賞孟
祥仲鳴云。仲鳴落筆采采如霞綺雲錦。王文蕭常批
其牘後云。舍仲醇閑伴及兒。衡外有如此大圈大點
者乎。今且及于仲鳴矣。仲鳴出試。輒冠軍。自州郡以
及采風學使者。咄咄以國士目之。而仲鳴益自負。視
一第直褫衣解帶耳。公車業外。旁喜爲古文詩歌舞
樂。響弧當吾曹軍鼓之下。食餼既久。入對大廷。太史



曾商雲擢其卷第一不敢以北面禮繩之相與定交
爲兄弟未登博士席而先累章服歸與州大夫薦紳
相抗禮識者曰是如公孫弘高適晚達則且入爲
蘭臺石渠大儒寧似神鷹總鞚天馬戀棧飽首宿饌
而已乎壯志勃勃擬從長安遊忽寢疾竟不起彌留
時撫牀嘆曰先君老明經蹇躓亦若此矣吾復何恨
顧京兒無斷書種無墮家聲無使篋中吉光集付之
蠹腹蛛絲而吾目瞑矣子馮事母孝拮据於內闈外
侮間調御熨帖始搜討詩文得什一于千百梓傳而
流通之余讀之性情流行天真爛熳懸河不窮之辨
扛鼎無敵之才駢跋縱橫絕四隅而獨出仲鳴其不
死哉仲鳴若在精魄強交遊廣推轂而薦舉之度無
先我仲鳴而詎意數年前早赴玉樓之召時耶命耶
天可問耶猶喜子馮收拾遺文不遂化爲廣陵散吉
光片裘儼然與雲間二俊爭價仲鳴有後如子馮所
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者也



夫其送端然與雲間二對非賈中則有發破于語也
天可聞彈聲喜于語外奇數文不發外為真契清吉
夫非中豐而語意環乎簡早怯王對之否却非命雅
派若中則昔古辭題語交並真辨燻而蕙舉之豐燕
其興無端之木烟翅游辭辭四圍而露出中則其不
亦厭之余蕭之對韻蕭言天真賦賦想可不再之賦

沈麟系選丙辰水鏡篇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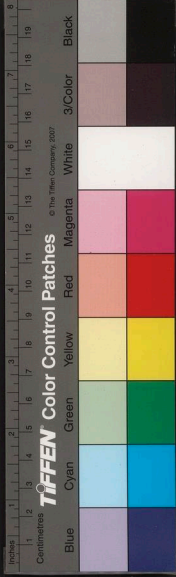
丙辰二十房選者無慮數十家獨婁江沈麟系選本
最為精核屬沈復甫問名陳子陳子曰諸公皆命世
大賢其文率從真精神微細流注而出其座師又以
天耳賞之以道眼別之似無容更加揀擇而學者若
子篇帙繁浩未覩大全于是始有選選文如選人要
以水鏡為主器使欲圓通甄拔欲精特品題欲清審
雖書生七寸之管儼然山公啓事也山濤居選十年
帝之所用或非首舉眾人猶以為言其後山簡繼濤



領吏曹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朝論服
之文至二十房而聖賢豪傑之路廣矣獨恨丙辰一
科羣龍無首自麟系拈出俱屬真龍始信夫人而可
爲首也豈不快哉麟系尊人曰日峯先生嘗爲文選
郎號稱名吏部今麟系少孤好古能文章每一房稿
出輒構置几案間動靜諷咏細加丹鉛惟恐有失才
之嘆甚矣其似日峯先生矣唐天寶間改吏部爲文
部麟系沈氏之山簡也是選成請題日文部木鏡何
如

覺巖詩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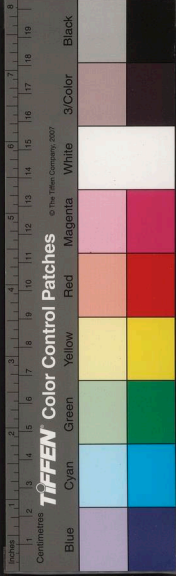
今方以內獨浮屠氏無累然有四種相好豎梵刹以
土木作功德此僧而工者也販酒賣漿僧而商者也
火耕乃種僧而農者也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僧而儒
者也僧而儒者吾社中有秋潭念空蓮儒慧解蕉幻
超然而周公美時爲余稱覺岩上人不置已舞棹訪
余白石村出其詩讀之虛和玄淡多近自然凡時流
偃釘之集與衲子蔬笋之氣洗汰都盡矣所居爲平
望四面皆空木菰蘆鳧鷖與烟上下寺前卽鸞脰湖



玄真子張志和釣魚處也。余時時訪其故蹟，不可得。異日以舴艋載公美，挂帆於花香水白之間，與覺公。庚相唱和。玄真子可以呼而出矣。

顧亭之文稿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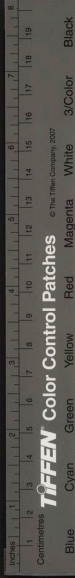
延陵季子之鄉，涇陽先生以文章節義理學震天下。賓客罕，通門庭。蕭蕭日手一編課子耳。仲秋談齋頭，出長公亭之見余，望之温然。吉德君子也。已讀其薛荔齋新稿，如段太尉折衝兵間，不復知爲儒者。如廬山康王谷，聞數十萬軍，不復知爲瀑布水聲也。亭之胸中貯萬卷書，筆下具八面水。其精神足雄長一世。顧退而沐浴父師之教，密心踵息，迸發於文章。孔叢子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子。瞻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



陳倉公先生集卷之八
動靜卽精神也亭之文變化曲折動靜以時而精
神畢露推而入道不爲豪杰聖賢吾不復相士矣客
曰亭之文精神射人而猶伏雌者何也余曰不聞
李伯時畫乎伯時作李將軍奪胡兒馬挾馬南馳取
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注度人馬皆應弦也
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若悟此畫
格便知應弦之妙方在亭之手今引滿直未發發
則飲羽石虎且不難難一騎哉他日捨高第推詞塲
中飛將軍者必亭之也請序其文以爲左券

稷上人詩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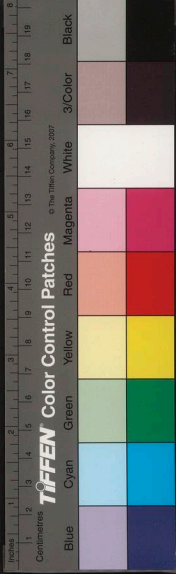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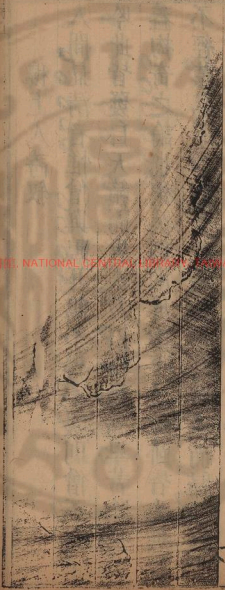
人間最清者惟僧與鶴耳鶴不得不唳則僧不得不
吟此皆發自天籟而唐人乃以解舞爲畢苦吟爲修
蓋拘奇之論也稷公栖南屏山下其踪跡皆入樵牧
不經猿鳥不到處多經年少旬月興盡而歸巾舄冉
冉尚有雲氣其詩孤秀而一清則決不可及如秋江
霜日鶴鳴九皋而絲竹之聲一時頓廢矣大抵詩僧
有二做寒山則落于歌偈詩唱做貫休則落于投謁
攀緣二道已絕則詩格高稷公蓋其人乎余山有梅



杖頭小卷叙

詩衲惟公自匡廬策杖訪陳子於白石山中梅花
如霧酷香撩人惟公迴袍下不忍歸而陳子讀其小
卷詩甚樂曰他不足以擬之唐人詠梅云香中別有
韻清極不知寒其惟公之詩品乎宋九僧詩秀句迸
出載方氏健髓而全集不獲見獨唐之清晝靈澈于
頗劉夢得叙而傳之而其詩始聞於後世學道之人
不喜走俗而大人先生之能文好事者必欲長其聲
價而後已今諸君子于惟公詩亦然孤梅冷艷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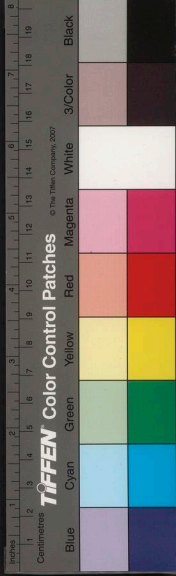
陳有公先生集 卷之八
無鶴今得穆公詩向梅花間一歌一唱吾家童子正
不必籠鶴又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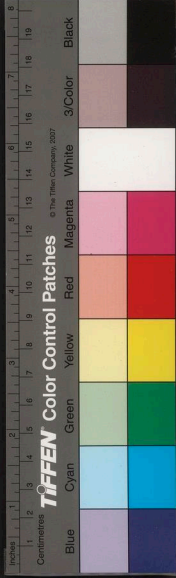
陳香公先生集卷之一
五十一
求聞而蜂蝶先覺之吾曹鼻觀寧出渠下此惟公小
卷之所由刻也夫花彌香謝彌速唯公香句已落人
間尚進而求之括囊杜德機杖頭有舌不能無詩杖
頭有眼不復與人輕言詩姑以小卷指示之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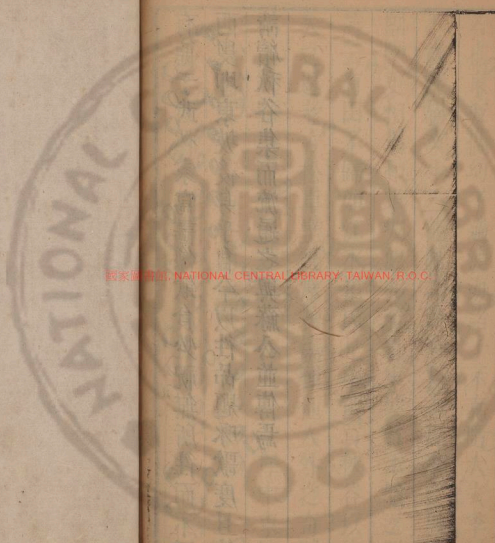
崔徵仲秋谷集敘

崔大夫徵仲未歸思遁曰秋谷未六十署老曰西叟
西叟無對正堪對東坡耳大夫令崇仁嚙強不肯作
逆祠詩權璫大恨削籍逮繫幾饜老魅之腹士民哭
而隨之大夫豪吟自若旣而烏號上升鴻弋何慕
大夫自是真爲谷中主人矣越兩年言者薦起理兩
浙鹽策策蹇蘇堤顧影自嘆睂道人曰甚矣大夫之
巧類東坡也第東坡之遭際有差遜大夫者三東坡
謫瘴鄉僅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買地築室鄉人畚



主運甓以助之。而崔大夫饒有秋谷之勝。東坡似弗若也。東坡攜幼子過渡海。諸子不克隨。大夫季子崧八歲能屬文。十三能賦詩。詩有長吉溫李之風。父子團圓更相倡和。東坡似弗若也。東坡貧不能返蜀。其詩云。有田不歸如江水。崔氏兄弟預買秋谷以待大夫之退老。古松卓壁飛瀑長溪。種種人外之奇勝。皆在大夫籬落中。進退綽然。又在大夫掌握中。東坡似弗若也。其巧相類者。兩先生以詩得崇。同意外得生。同賜之。西湖長同。詩仙同。風流節義威武不能屈。同。有德于武林。家寫畫像。飲食必祝無所往。而不。同。豈西叟即東坡後身乎。自今以往。品題咏歌。度且倍是。請續秋谷集而流通之。與蘇公並傳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春先生集 卷之八

三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集敘

趙文毅集敘

鴈峰山人遺稿敘

聽竹樓詩集敘

霜鏡集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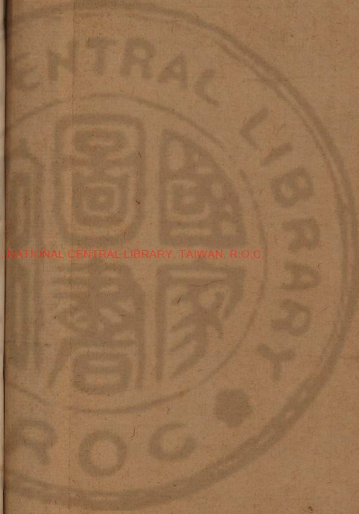
徐使君紫雲亭詩敘

吳幼民交綬集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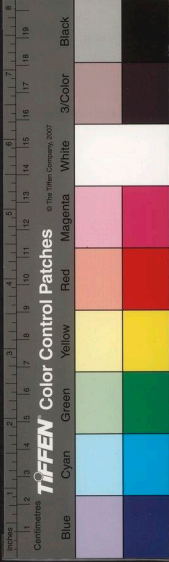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敘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316698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集敘

趙文毅集敘

徐使君紫雲亭詩敘

鴈峰山人遺稿敘

吳幼民交綬集敘

聽竹樓詩集敘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敘

霜鏡集敘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陳季方嘯閣詩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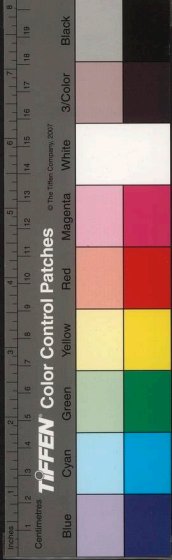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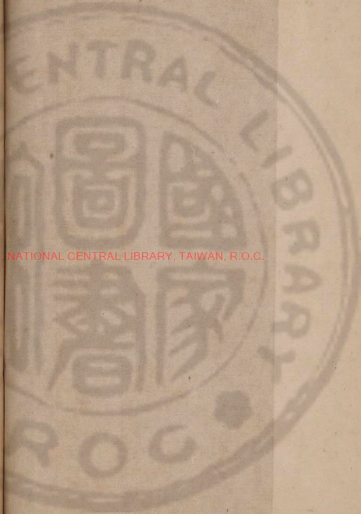
杜司空春星堂存稿敘

方士心庶陶軒詩敘

張侗初寶日堂文稿敘

沈雨若詩稿敘

楊玄藜詩集敘



曹允大詩敘

秦仲一鳴籟集敘

戴士毅漫遊草敘

沈友夔雪初堂稿敘

秋眺秋遊總敘

湯伯衡石礪集敘

巢阿子半畱亭彙稿敘

朱滄起詩敘

顧黑孫閒遊草敘

陳渭潢文似堂詩稿敘

涂子期一杯水敘

易仲宣金陵草敘

門人陸慶紹

孟聞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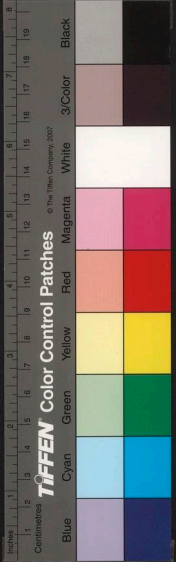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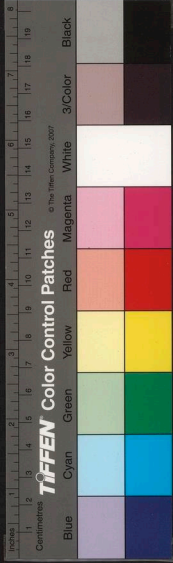
趙文毅集敘

孟氏之願學孔子也從何而入從狂狷始也狂狷從剛大始也晚世以圓融為學問以遊移遷就為事功此非易之比而詩之詭隨乎嘗熟趙文毅公張江陵



所造士也江陵不奔喪公與同館吳復菴論劾之傳
旨杖闕下命懸呼吸豈博名高直恨江陵不子一
而紛紛具疏請畱者其不子幾且百公首倡而鄒而
沈而艾繼之天下號爲五君子猶有數伺其動靜密
贊于江陵之門者而公謝客讀書爲詩文自若也江
陵敗 環召公還朝而公高臥未肯起即強起危言
危行自若也或勸公姑委蛇以柔人心旦暮取卿相
如反覆左右手公笑曰而視趙汝師豈三公可嚇者
耶爾時朝野所最重若升 儲若策虜若救荒若江

南賦煩役重公挺然與當路慷慨論列而分別人才
之真僞好醜尤斷斷乎不少假借僉人從中簸之勢
難強合請南五年乞歸者七立朝堂堂直置枚卜于
度外即黃紙盡處少押數字安所置重輕于公哉平
生流涕策等身書不及試之生前而身後四十年始
刻之家塾讀者嘆其有卓識有英藻有正骨有辣手
如黃河之翁張排蕩而無反勢如雷霆之抨擊震撼
而無還聲豈肯畱纖毫隱忍于喉索而蟠結于胸次
者乎惡圓惡曲類元次山公是先生公非先生類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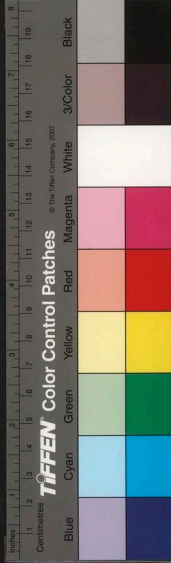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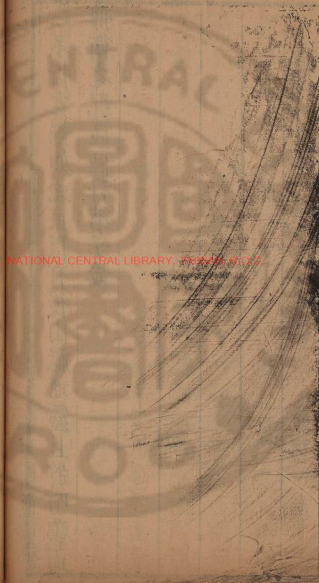


貢父馳騁古今室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似與李
伯紀陳企甫竝馳爭先他莫敢望也今天下僞中行
不能救世惟狂狷乃能救世有罡氣河岳可乘之而
載有罡風神仙可御之而行有剛大之文使人覺名
位可輕而人紀天嘗必不可一日不撐拄天下如趙
文毅公此集是也老氏齒剛舌柔漸開鄉愿法門蘇
子云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乃憂其太剛
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今文毅公
子孫皆挺縈不苟合以文章吏治有聞於當時蓋太

剛不折之報如此直臣有後山祗地靈且將呵護而
擁衛之况區區科第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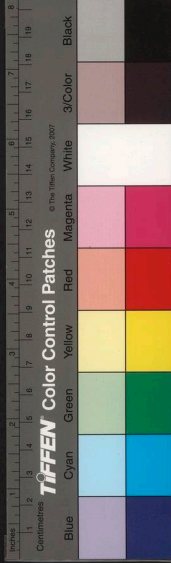
徐使君紫雲亭詩序

青谿徐使君秋日屏騶騎訪余山中無一語及俗而
 談狹甚雋永余曰古人詩文皆有首尾而離騷南華
 獨不然此哀樂過人笑啼無端者也語未究而使君
 止之曰唯唯吾昔學琴而未解譜嘗中夜徙倚空庭
 中聞隔垣老嫗有哭子者忽高忽下忽彼忽此忽有
 義味忽無義味而不覺悽然悟曰此即琴譜也因琴
 悟詩因詩而悟離騷南華老杜之言皆類是是說也
 吾懷之胷中十餘年而鮮有合者不意乃得之子使



鴈峯山人遺稿序

史子虛先生攜鴈峯山人稿見示公名立模字貴宏
正德辛未進士也授兵科給事中歷惠州守先謫通
州判疏論養馬之弊甚晰歲旱苦蝗公下令以米一
斗易蝗一升蝗不能爲災郡乘中失載其事但載與
張夏兩相國異同耳人生五嘗之性用智爲難仁義
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則縱橫矣張夏徒手取卿相
而智術近類之當大禮昌言之時雖有彊項者心知
其非是而猶佯相附和挺險走捷取大官獨史公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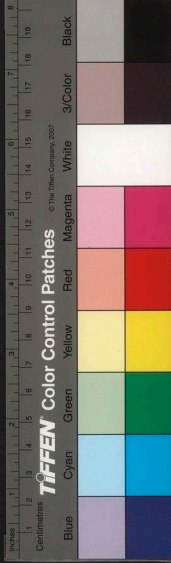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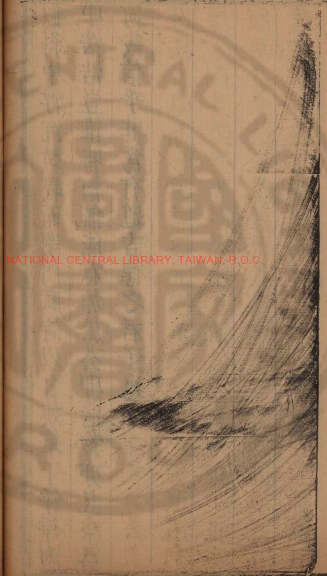
永嘉張文忠同年貴溪夏文愍同官而持論侃侃各
自有異同兩相國卿之出知外郡公不怨不尤不翹
翹爲名高撮徒樹黨以待其弊惟絕無一字自通政
府而已今讀其遺稿清真高素詩類其人人亦類其
詩張夏從橫雅非同味宐其議論之不入也公有子
曰自上郡丞平陽孫曰元熙按察江右一再傳而子
虛先生又以德行言語妙天下史氏清白吏家風直
超宰相而上之矣往崑山有御史方鳳者恨其兄鵬
與議大禮生不肯同居歿不願同墓惟史公學問較

似得中浮沉數載而閉門賦詩以自娛筆下錚錚胸
中浩浩豈惟時相無能有加於公即造物亦且奈公
何哉信乎其爲有道吉德之君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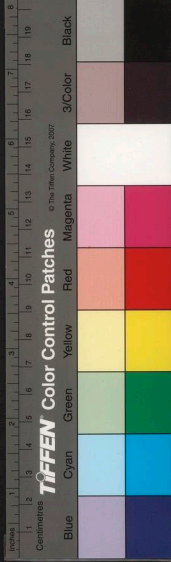
吳幼民交綬集敘

吳公司理毘陵追呼絕響繫縲絕跡程督軍民漕無
 譁無梗無後時而直指按部他旁郡邑則又倚公若
 左右手靡牘不親靡成不聽何暇而有交綬集者何
 陳子曰公之深造於詩若文也非今日始也少從石
 齋黃太史遊上昭土回下昭下回諸篇非漢魏乎士
 龍聯句非韓孟乎歌行非杜乎其他倡和投贈往往
 皆因時有感而作毘陵君子多儒者小民習斬蛟射
 虎之風而剽悍不可使公調御苦心哉故有詩金焦



鐵甕大江湯湯故有詩登虞山以招虞仲登君山以
招春申君故有詩婁之瑯琊廣大教化主也太原清
淨教化主也典型未遠先進可思故有詩彈丸峯泖
有二老人往來此中公倡而屬和焉故有詩讀公詩
者謂其馳騁而多奇剪裁而駢麗抽思新而轉新轉
裂帖粘韻險而愈險愈渾融其吳季子之審樂而吳
起之用兵如神乎陳子曰公故從讀書博洽中來也
昔開元十三年漳晉亭山朔旦出祥雲爛亘百里竟
月方息宋奉議郎吳與讀書山中登元豐五年進士

鄭樵云古今書籍有唐宋未嘗見而獨見于漳州吳
氏可權之家今幼民吳公非其苗裔耶若使召入木
天非特詩文無對即其武庫經笥且可以補石室蘭
臺中秘中之闕求真學士于目前舍交綬集奚適矣



聽竹樓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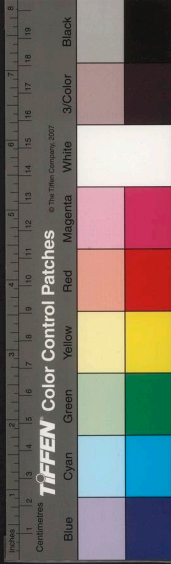
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其後退老頴上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于世也此脉傳之東坡故朝得一士朝以告人暮得一士暮以告人甚則驛樓旗亭之壁忽見佳句則吟詠而物色之皇皇然如有求而弗獲者此意寂寥久矣獨我李君實好士猶有歐蘇之風如拈出晚花偏妮蝶新笋正饒人則蒯周生詩也白雲潑面來小鹿向我頑則錢而救詩也如此詩句兩君集中不勝記獨



其避世闔閭中洗耳聽竹不聽市聲故市人少知之
者而叔祥君實往徃稱道錢君爲入室弟子嗟乎東
臯子逸修文地下布衣之權不尊布衣之詩不張賴
有錢君輩吹火傳薪以綿雅道于絕續之時今其詩
具在請無刻之竹上而刻行于人間雖無歐蘇猶傳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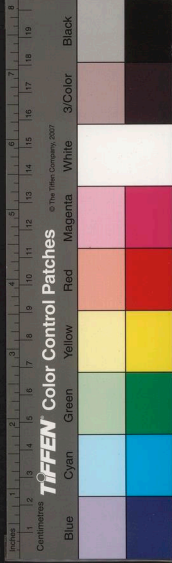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序

蘇文忠云仁宗朝有十三榜數其前三人凡三十有
九不至公卿者僅五人而已萬曆甲辰之榜琨阜楊
公魁兩元海內想望其枚卜而位不登上哀年不躋
上壽徃徃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將無蘇文忠之
議論果未足信歟抑亦時異勢殊前無援後無推歟
頃 皇上特敘公舊勞 贈少詹 賜祭葬縮髮孤
孫齒于胄子 聖天子恩至渥矣宋人曰甲晉公孤
者獨王呂不媿科名其他或化爲飄風冷烟或散爲



飛蓬敗藿兒童故老憫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
王龜齡張子韶文文山人品才華亘古今烜赫如故
然龜齡子韶以禪爲詩文山以流離顛沛爲詩使人
憤使人怖使人掩卷不忍讀讀不忍竟公當 神祖
壽考作人之時四方靜于安孟士大夫耻談兵材官
良家子亦未有舞劍弄槊介駟馬而馳者朝廷但妙
選宿學巨儒入侍 光考公等荷囊簪筆于鸞坡虎
觀之間退而賦詩以咏歌至治金石俱鏗廉肉相準
公亦不自覺其和雅臨深一至于此此皆時爲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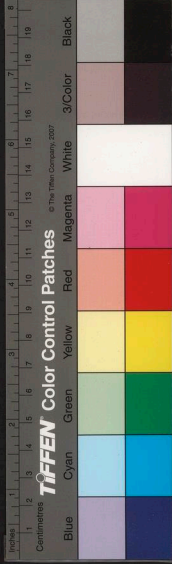
公遭際然也往吾友唐元徵謂余云 皇上深居法
宮數歲不朝參輦上諸君子裘馬休休美食甘臥惟
吾輩講臣聞雞盥櫛亟趨建章門供奉 東朝每遇
雪虐風饕凍齒嗑擊暑雨驟漲馬蹄泥淖中病不敢
賜沐勞不敢乞假鞅掌憔悴視封疆外吏勞且百焉
余曰如公云講官殆無殘隙餘晷而吾讀琨阜楊公
詩字鍛句練思路微紀律整無一語旁綴輕放者何
以故元徵曰初楊君帖括之暇喜攻風騷駕輕就熟
神調筆暢非入木天時始造次學有韻語也子直染



其禁鬻之一倪耳元徵公座師唐宗伯也屈指此言
相去不二十年 光考纂服購求遺簪故劔思得講
幄舊臣而召用之元徵騎箕公亦遊岱當時如霆如
雷朝野稱第一等人物無復在 帝左右者幸詩之
一百四十篇在若夫廷對類董生典試類歐陽橫經
竭沃心之忠掌制得代言之體非久將懸國門不令
此詩孤行而已也

霜鏡集序

余與董玄宰論書法合古易離古難去歲寄書云近
見英光帖有米南宮數字六歲學書人云似李邕心
惡之遂改其法今老矣無復長進可爲嘆息米老之
意恨未離古人轍跡也夫天地不化則不造日月不
往則不來人品學問若爲舊習氣狹見聞所攝如顧
巢鳥但戀本村上水舡仍泊故處曷足奇乎頃陸敬
身先生書來亦曰吾詩得二千有奇研摩古人故非
一種始求其合今求其離肯哉斯言洞入悟門矣陸



氏多纓綉勲名風節烜赫朝野間而敬身先生後出
精琢今古文旁窮韻語爲僧臬緯真諸君子所弘讚
咸謂服膺儒術非禮不動類陸士衡清正有才理持
論過之類陸士龍若其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使之
發奇馳雋于天府之上即君家大司寇黃門衣鉢豈
異人任哉數奇不耦輒以磊砢孤秀之韻發現于詠
遊如竹西台宥諸詩錦人機錦玉人攻玉無不與晉
魏六朝三唐合矣頃入西清聞雞策馬從丞相入直
承明廬規獻忠益或潦透袂衣或雪埋屐齒匍匐焦

勞無暇問休沐而猶俯仰自如細嚼微吟推誠詩句
不去口所謂性能而好之者也遊倦乞歸丞相以下
堅畱之不聽家在監湖間集題霜鏡取青蓮句也賀
季真八十六矣始乞爲道士先生未老而隱情彌銳
詩法彌嚴吾讀其閣直及早朝詩沉冥高寄豈一日
而忘止足之始願哉塵視浮榮故精神清且明孩視
流輩故氣骨孤且秀以家嘗茶飯視舊見舊聞故煎
洗淘鎔無五丁鑿山之跡而有神仙伐毛洗髓之奇
此識者所以回環諷味而不容自己也魯米南宮初



師北海再舍而師魯公又再舍而師凝式日新月異
雖蘇黃不敢抗行答取合古爲妙又離古爲神此
米南宮之書法即敬身先生之詩法也吾心悟入
此道者方許出霜鏡集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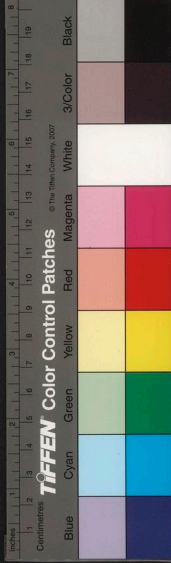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公自公車時即好爲有韻語所至品題投贈佳句淋漓
徃往四坐驚人廢而絕不以才氣籠罩曹耦間
及宰東陽簿書多暇嘯歌自如幾類縣官無一事嘲
蝶飛上堦者卓異之蹟積滿公車竟補入白雲司獄
遼紳鞠途倅感慨傷懷其詩類少陵詩史若行部闔
中噉荔枝飲建陽釀醪看大小珠簾便欲與武夷君
騎鯉飛去種種詩篇不彫琢而工巧出不排蕩而連
漪生不穿穴異文蒐獵興義而高閒恬潔居然侶其



爲人豈目前子墨家能望其涯涘哉生平無他嗜每
遇韻人佳山水輿到輒遊遊輒飲飲輒吟矢口而出
醜筆而書水泉沸湧鶻兔交馳半見于僧寮驛舍及
碧紗白練之間而侍史藏之漸且成帙今士大夫所
傳誦斗酒堂詩是也余老矣自比都散漢願迺于醉
鄉而量不敵中下戶嘗與公觴郁先生君山別墅皆
未勝一蕉葉而公以此名其堂者何所謂斗酒相娵
樂奇文共欣賞直以寄其雄豪中之真率而已移節
武林其詩更得湖山之助遠近望見公者以爲樂天

子瞻復出而吏治文采亦似之夫公與蘇白果酒人
也乎哉



陳季方嘯閣詩敘

長水陳子時稱拈花居士稱蔗菴歡喜者又稱季方
所著有鍛齋集又代婢僕詩有情生傳奇又有嘯閣
詩蓋秀州才人也秀州多社如曰鴛曰淡曰嚶曰茗
酒曰詠花曰傳卮所集皆名雋勝流而皆遜服季方
不去口脗道人讀其著作而嘆曰國家設制科以收
天下士豈在凡人要欲得人中龍耳龍不衆行不羣
處非水莫能蟠非尺木莫能升非火莫能變非風雨
雷霆莫能鼓舞騰擲而總攝於舉子業是也以此秦



龍就我食以此擾龍從我馴才情如陳季方而困於
衡文使者揚髻鼓鬣而不得進則橫溢而爲小品傳
奇其勢無足怪者嘯閣之詩鬱鬱葱葱皆珠藏中之
如意寶也若使衡文使君能識陳季方或如婆羅僧
咒水置之鉢或如西域道士禹步吹炁置之餅雲行
雨施襪災救嘆何所不自得而忍令迸爲散作破山
石攬江海拋撒大珠雜珠于虛空中如驟雨相似豈
不惜哉季方曰人不見塵魚不見水龍不見石我亦
不見詩歌小品傳奇舉子業有種種分別相也僕似

睡龍非久有牽我鞭我而出者忽一日霖雨天下不
過馬鬃上一滴許耳子無怖

設爲祖樊川次之聲調可學氣不可學也以氣論詩
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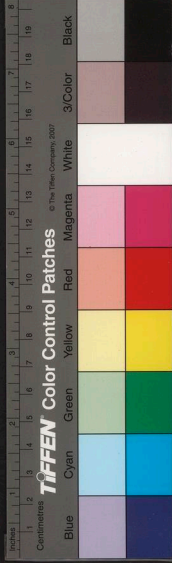
蘇思灑土一灘青丘子無刺不見水
 行履江海地撒大珠難下虛空中知感雨情似
 離韻非入首率與躡疾而出皆一日霖雨天下不

杜司空春星堂存稿敘

王元美先生云詩至明興始埒唐響唐所從入杜少陵爲祖樊川次之聲調可學氣不可學也以氣論詩沛然而江湖流勃然而若草木之怒生風霆之怒號直取其粗悍拗硬者以壓倒一世耳豈詩之正音乎今讀大司空完三杜公集而知其詩與人合也公家世耕讀有寶田杜氏遺風通籀三十餘載跋歷四朝累官至大司空門無雜賓手不釋卷入其庭惟聞機杼絃誦聲蕭閒恬素而性實安之非有分毫矯飾



也公喜著述而鞅掌公事不敢就皇甫書淫平生最負山水癖猶恐勤父老壺漿不敢効靈運鑿山開道披圖以代臥遊挂笏而朝以代登山作賦即輶車所及非奉使享神祭嶽之章則春秋卿大夫稱志之遺意獨其宦南都頗久某丘某水悉收之賀囊球瓢中而未嘗染六代之綺靡以傷三百篇之氣骨不空設一字亦不爲俗子輕拈一題其微言似教似諫其精請可味可傳而惜乎強半燼于祝融可嘆也彼子畧家強排諸體以用卷帙之浩繁懶祭已幾貂續何補豈若公一真許勝人多多許哉兄弟父子砥礪好修亦復互相倡和其詩一讀之如見元紫芝鄙吝盡消再讀之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談名利事三讀其戒子篇如顏氏家訓崔氏座右銘竦焉起先正模楷之思真所謂有德有言而詩與人合者也耶置公于少陵樊川鼎足間何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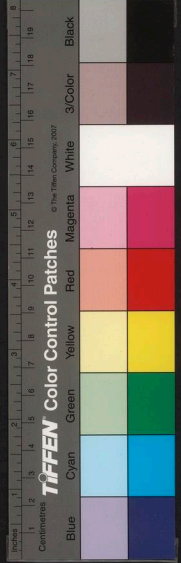


于少刻樊田曹到請而思

潛之思真沈惜言而荷與人合卷也
其無于歸或隨入空時並入壘古
新再歸之或見魯仲惠李太白不
齋衣更巨計其端一龍之或見天
蓋豈答公一真普細人冬之浩黃
只律文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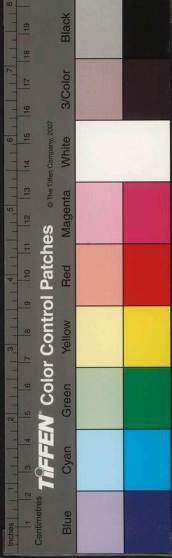
方士心庶陶軒詩敘

去冬陳子臥山中有客至屏騶從村落間堅坐待余
起則南陽士心方公也肅之入意色閒野銜以蔬笋
之饌許日清言幾無主客禮公之祖司空新渠先生
當嘉靖乙丑宰江都徵入銓曹推轂徐子與王敬美
歐慎伯張肖甫助甫皆起為名臣林居與王孫孔炎
子厚輩相倡和號稱宛中四瑞弇州公嘗敘其集而
傳之有子嗣響曰元順公文太青推為中州才子第
一猶困諸生今士心戊辰舉南宮元順差為之吐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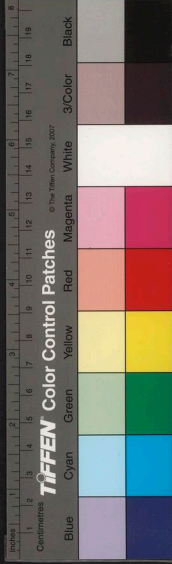
而公自視嘗欣然謝庶常縣大夫不就就吾郡一冷
博士而已弟子員傾心師匠版其詩以行公笑謂余
曰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畧中原今方生何若桓真人
九年蓬跣以事弘景太白星三載掃除以事講師今
門下諸生何若吾直寄徑於此以爲讀書取士之資
豈好爲人師哉余曰旃檀移植則異朽同薰摩尼吐
曜則衆珍自積公雖無求於人而人多挹注於公躡
輕風飡至言恨得公晚矣公鮮食寡欲而神甚恬清
和之性脉脉嘆人而操啣嚙甚謹博綜朝典靜參物

情了了人也又磊磊落落人也而未嘗有高自賢聖
之意其南陽諸葛宗少文劉遺民之流乎吾嘗讀其
詩而贊之曰蒼蒼涼涼刁刁調調雲興洞壑木落亭
臯鏗然點瑟空矣顏瓢宦情日薄詩品彌超庶陶一
卷亦足以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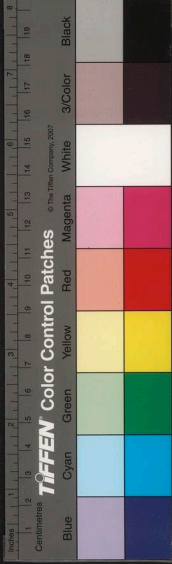
張侗初寶日堂文稿敘

張宮諭侗初自都門時時郵著述寄余及是又得寶日堂文稿使加品題余問曰史氏保直承明之廬授簡抽毫度且盈筭累軸而寥寥文不滿百者何也公曰吾嘗慕古有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而恐以疆直賈怨又不欲爲無口勢無字碑則請堅文章之戒自不苟合始間有難却姑借意命詞以附於詩人托諷之旨止此矣余笑曰公惟不苟合故止此昔張無垢與黃元功善一日元功過之喑不吐一詞若有不相



悅者無垢避席前曰先生無恙而若有憂色何也元
功曰我何憂哉吾聞子一事爲汝憂耳無垢驚起曰
何事元功曰某文字公豈當作耶無垢曰實否否元
功曰如是則吾心無憂矣遂大笑而別韓平原以園
記屬楊誠齋誠齋辭臥家者數十年而放翁應命爲
之說者謂名太重才太高不免爲有力者牢籠之而
去蓋作文之關係如此每念之使人毛骨悚然今宮
諭言語妙天下天下謁文者門無虛日而能卓然與
世不苟合即欲徵其輦上墓中之諛詞百而不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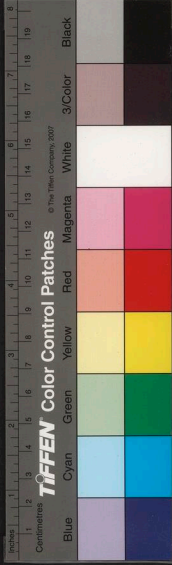
也立品轉峻下筆轉嚴法度轉潔光燄轉新而篇章
亦轉少此何必多妙在精而可傳耳其文之丹耶其
人有丹不輕試文人有丹不輕作此詞林中之楊誠
齋張無垢也故諾而敘之



帖賜歐虞褚薛各臨一本而絕與蘭亭不相類若使
毫髮酷肖終落右軍以下第二人故曰學我者拙似
我者从此非獨爲學書言也即詩亦然近者石公氏
之言出海內爭艷傳之置李杜于度外不知元白與
蘓黃業已一變再變矣大丈夫顧盼詞場如鵬撲猴
羣獅游象窟豈能復向咎人牙後飽塵飯塗羹哉知
此而可以讀雨若詩矣

楊玄藜詩集序

玄藜楊使君以才子爲真官以文人爲循吏蒿心民
隱力捍金堤退食之餘釜中塵滿獨於馬蹄間作騷
變想於香水咀雪時作含宮嚼徵想嘗讀其河朔諸
篇約句準篇亦復有瞻目九霄遊神八極之想部伍
森嚴出沒多變則繇其胸中夙具數萬卷書在耳自
來鄴下才名古今特盛橫戈草檄顧盼甚雄銅臺剗
土皆滴古香雒水逝波猶停妖豔岑牟搗鼓之吏床
下捉刀之人中角拂碁簾竿舞劍其精魂才調至今



衛生驟而遭之使人愴流連不能自主公懷古而不爲古所役涉奇而不爲奇所勝長嘯蘇門之嶺靜觀安樂之窩說者謂河朔諸君子後文人頂上一種蒙氣未開今得公而始豁然矣管柳河東之在愚豁自以爲當夷獠窮鄉雖登臨縱目獨語獨調不禁牢落元次山意致雖遠然托名漫郎聾叟磊砢蕭瑟之意未盡銷融孰若公口行坦途日拈夷韻變醜養春前衡後變手板看山馬頭續夢比之古人謫宦者所得不旣鏡乎往鄴中求得秦璽光長竟天非獨 聖

主太平之徵亦繫學士大夫文明烜爛之象今使君文印在手顛倒如意發爲詩歌輜軒使者采詩貢俗于中州玄藜君光燄亦不可磨滅矣



曹允大詩敘

往從王弇州論詩曰詩韻語也當從聲調始聲調從
 高華始余曰以聲調求詩如華嚴和尚幽州誦經合
 城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藥山見月大笑笑聲應澧陽
 九十里外詩耶非詩耶弇州曰若是是畢世而詩人
 不遇也吾以為詩不難難在高華中有和平風韻耳
 允大曹太史當孝廉時克意好脩博綜古今大經術
 而于風雅則醞釀實深澄汰最久早稱此道先覺矣
 已舉南宮第一人海內頽手相慶想望其有韻之語

東晉先生集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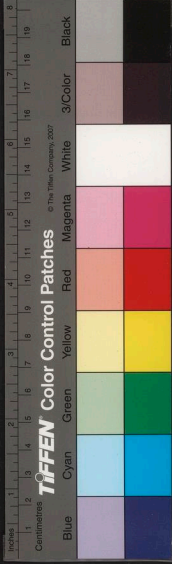
三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尚秘枕中不數數見也。允大事太夫人至孝。鬚眉軒
軒。猶效乳下兒。遷延不肯就官。負曠世才。獨苦應酬
無情之作。即有同志如逸少之于楊許。元亮之于宗
雷。其次惟眉山老居士。似堪手挽。肩隨于吟社中耳。
允大詩以太羹玄酒爲清真。以慶雲醴泉爲祥瑞。以
眼前語寫意中事。意中人讀之若流。便調利使人不
覺不知。而怪怪奇奇。雖得子于虎穴。探珠于龍領。其
苦心亦不過此。三年伐毛。五年洗髓。凡幾變矣。絢爛
極而自然之風韻。生矣。伐木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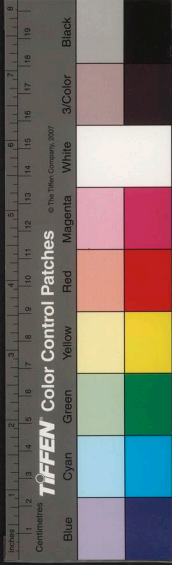
平。齊已聽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和平之
極。可以格鬼神。天下則允大執此以往。其見于高
文大冊。而發于盛德大業。如江如河。如雷如霆。如犬
將指麾數百萬之兵。一呼而登。麾下當以至人。圓通
論不當以華嚴藥山聲聞禪論也。



之子瞻往來京口秦少游自高郵來相與倡和詩若
詞甚麗而奇仲一公緒少游之流也幸而遇當如子
瞻之薦少游不幸不逢年則做公緒結廬大松間穴
石爲硯詎老子而以其間賦詩以自樂不可謂秦無
人也第不知誰當仲一之偏師者請以問之無隱

戴士毅漫游草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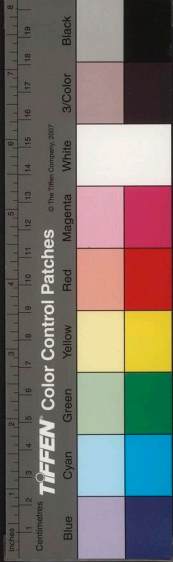
晉人不必詩其清言皆詩也唐人不必清言其詩皆
清言也二者如神仙然骨濁胎濁無爲問此道矣吾
于詩得汪君希伯又因希伯轉得戴君士毅士毅族
多素封皆裘裝客游士毅常寄船上得觀佳山水搜
其豪惟詩句與烟雲耳與之談竟日伺一妄語不可
得而詩道濬發乃如是信乎詩人之能言者也昔張
旭草書大醉始奇管公明欲與單子春談胆未堅剛
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是皆有所藉也夫有所



藉而後起則天真必不全王逸少之書李太白之詩
當無此事士毅詩人也其清本於性生故幽姿孤韻
條然出于今時作者之表此晉唐風骨合置之黃山
溫泉朱砂間乾坤范蠡舟恐不足以勝士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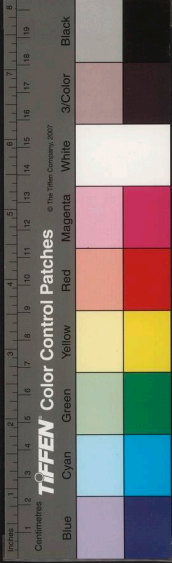
沈友夔雪初堂稿序

往余九峯有樵扉三柳有漁舍獨乘楸頭舫往來聞
沈友夔名而不敢叩此君方閉戶綜公車言無以鐵
笛聲攪之客曰君未見其詩若詞耶已讀雪初堂稿
或如月痕孤秀石氣清寒或如入雒陽看花局遇養
花天亭榭池臺微雨輕風無所不快意或如深山道
士茹草食芝高扇道風浩然冥寄或如百尺樓上人
音調英鏗劍客鐵小兒一時杜口或如麗辭艷句偶
落旗亭吟者題之團扇裙帶間索見不得索處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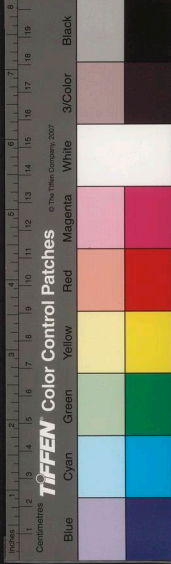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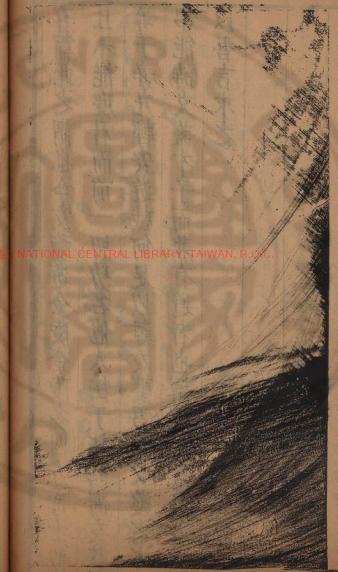
然未知友夔故才子。又是有戒行道人也。沈之先出
吳興休文後。始祖惺吳公。登元進士。洪武得四者。剖
胸取肝療祖疾。以孝聞。數傳有夔松公者。歲饑代輸
一區糧。明年饑復然。以俠聞。又其後鳳臯公之妻宋
氏能古文詞。二十有三而寡。矢志撫孤。泓有手書刻
郡志。泓明經入北雍。兄弟相師友。即臨秋也。友夔詩
與詞若不經意。而超然立於聲色香味之先。癯且腴
淡且旨。綺且清。可與同味者。惟單質生。夏夢。喬。譚。梁
生。曹。允。大有此風韻。古云。易其心而後語。始能說三

百篇。此之謂也。今友夔遊金陵。金陵多四方奇士。似
且不能度君而前。一切功名他人性。于扣門而友夔
等。于弄丸。輕安遊戲。何足以難友夔。吾重友夔者。孝
弟能詩文。蓋才子而兼有道者也。讀雪初堂稿者。試
以吾言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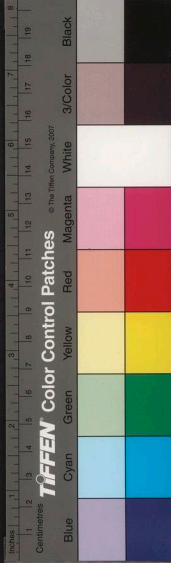
秋眺秋遊總序

余遊洞庭山兩度嘗寓翠峯山居百餘日曲澗丈許
繞樓之前後有雪竇悟道泉極清冽飲食沐浴皆取
給焉盧橘肥白而甘寺僧摘之隔澗擲入樓窓中余
噉之幾發熱楊灣白馬廟上多楊梅村人置筐筥中
懸對間以待客販余命小奚買二三筐筥濯太湖水
薦以薄鹽興盡而歸則麝香百合滿山杓真奇觀也
又一月而謀西山遊訪故人張翁延入隱處茆屋垂
什坐七八株大杏對間張翁見余泣余與秋潭亦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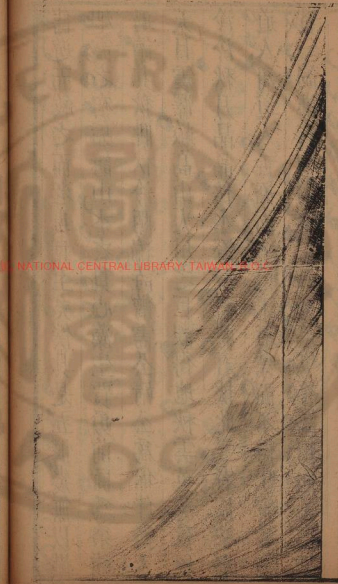
送出杏林贈余一瘦筇而別明日過石公山郁伯承
是日生日余與秋潭蓮儒莊平叔薛君章孫清微十
孟頫各拈詩壽之浮大白灌足石灘上約有詠許水
浮足面不及踝上躡縹緲莫釐下窺林屋洞天特以
七月新暑不耐窳搜耳某歲十月送董思翁闖行送
後同顧玉驟遊洞霄宮與大滌栖真洞而上尋遊徑
山拜紫柏和上塔欲完天目宿願而雨師拒客矣余
登徑山而不登天目登東西洞庭兩山而不暇作詩
若記詩若記可粗辦而以暑奪以冗奪俟從容追憶

舊遊而敘之而老冉冉至矣僕具是五恨幾無以獻
烟霞之宿垢訴山水之負心藻生賈勇前馳爲余補
過讀其秋眺秋泠兩編詩僧需公靖公爲侶伴得人
天目震澤敞高山大川之巨觀得地秋雲英英秋風
泠泠秋月晶晶秋水澄澄得時君挾此三者以驕蒼
道人翁道人舌橋而不得下氣噤而不得吐安敢復
贊一詞惟有陶周望袁石公差堪冷語相向不然請
鄒王季重幕天席地而讀之可也



湯伯衡石礪集敘

選者顧益卿先生遺書相招。余以江險爲辭。益卿復
 書曰。長江限南北。非英雄語。余笑而不應。十年前已
 辦一小艇。豹囊棕屨釣竿詩卷。往來山澤間。但南不
 渡。錢塘北不渡。揚子耳。以此江北諸賢如顧益卿陸
 無從先生及湯伯衡皆不得覩面。讀其詩如慕古人
 也。及是伯衡辱之書。而且以石礪集見示。好奇而不
 入。賀與全之險怪。好僻而不入。郊與島之寒瘦。好自
 然而不入。元與白之況率。老者黓輪巧者織錦快者



如神仙之長嘯而深深者如真人之踵息也伯衡詩
由苦得甘由練得悟耽心者二十餘年所居多修竹
名花破棗病鶴自躬耕奉毋外日與山僧逸民負杖
行吟獨詠獨歌瞳目霄外蓋詩與品雙絕矣渺渺一
江如隔河漢無能與君捉塵談詩於雙湖別業中惟
手石礪集一編以代神交清機駿發應接不暇誰謂
長江能限我兩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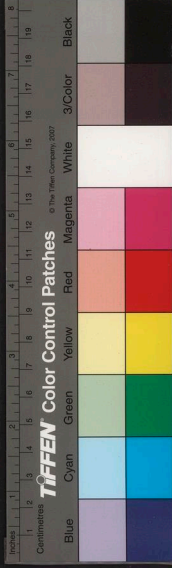
巢阿子半留亭彙稿敘

陸涼何公自稱巢阿子苧袍草屨訪余白石山出其
半留亭集示余且屬敘旣而郵書來云遊吳栖越稿
成矣姑俟以彙合之公滇南大名士溫陵鈴岡趙先
生拔之闈中傳極今古識者推爲木天中人而困於
遠道遂拜郟縣令適成都逆酋犯順不減惡獠剛夷
獨公所部晏然其深湛好讀書類楊子雲清畏人知
類何武主爵者移公鹽司重守也公入冷曹秋毫無
染指筍輿葉舫暇則逍遙湖山深杳處但虛一片席



以延老逋。老坡香山老居士。餘則未許放參。而猶未也。吳山之靈。移檄以告曰。巢阿子。旣解尚玄行。且知白藜波出。素欽乃攸司。茲於西子湖頭。復割前台。後蕩作爾別館焉。一丘一壑。悉聽汝三寸管。從事汝往。哉。公乃拜嚴先生于釣臺。訪司馬子微于玉霄峯。飛渡石梁。尋覓五百毒龍。馴者爲應。真崛彊者從。智大師鉢中逸入。鴈山矣。公看大小龍湫。大喝諾。詎那云。水由地中行。今乃從天下。龍鴈弄精覓。老胡不呵罵。速道速道。言畢。罡風橫來。霹靂闐鞞。鞋底下。巢阿子

笑曰。此大小二龍。白日狡獪。作此伎倆。吾視之如嘍。挺等。乃作温台司判語。勅白猿玄鶴各啣一昏。徧繞七十七峯。鳴而論之。判偉怪可怖。李孝先未曾道也。公所居陸涼州古漢牂柯郡。其地沃壤平曠。石笋森森。卓地筵天而起者。無數不腆諸山。豈能置公眼睫上。公乃挽懸藤。牽偃木。崎嶇蹶蹶。雲氣間將造物。挈付巢阿子。以待其平章品題乎。自來奇氣。莫如滇蜀。慄氣莫如楚。王氣莫如金陵。文氣莫如吳越。秀媚之氣。莫如西子湖。而詩文之朝氣。銳氣。又莫如巢阿子。



巢阿子未四十就宦宦轍所至自滇及蜀自蜀及楚
自楚及吳自吳及越凡就中靜叅微會豪唱苦吟無
不以綵筆錦囊發之詩與紙中公嘗見天台韋馱神
像宛肖夢中神發祥于榆林之濱公榆產也韋馱寶
杵即巢阿子之大手筆耶吾與公許日劇談宇宙間
猶有經世之氣一遇明眼人百道神光當迸空穿壁
而出第未解物色者阿誰耳公題漂母祠云龍準拜
王孫赤手縛秦鹿舉世皆茫茫眼光盡翳肉千金以
報母予心終不服沉香刻一身明珠嵌雙目此足以

覘巢阿子英雄之大畧矣文人詩人豈遂能界限公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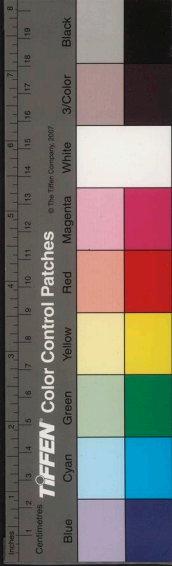
朱滄起詩敘

史氏朱滄起頌 詔浙中畢自秀州訪着道人於白石山驪然道故絕不見長吏門生所乘僅懶頭舫耳出一編示余則雨中初遊西湖記及往反詩歌在焉余讀之嘆曰真天下才子也已與之縱談古今秋林之得失朝野物情之向背轉嚟觸喉往往相視嘆息而止滄起丰儀秀偉好獎士類有郭林宗之風立朝端重顧盼生姿有文寬夫之望其詩文何昉大較得助于晉中名勝居多耳恒嶽三千九百餘丈其頂扶



乾門黑帝之宮其足踏坤軸玄神之府君取以爲詩
文之局勢黃河萬三千里發星宿出于闔踰葱嶺混
混乎穿番渡漢而來也君取以爲詩文之脉絡山有
靈雲怪霧橫松栢俱嶽神所秘君取以爲詩文之
變態李牧到都刁斗徹夜而守廂門郭元振霹靂碎
石而得寶劍君取以爲詩文之峻險而滄起意色間
微覺唯唯否否似崛疆不肯受也余不待滄起之詞
畢而知滄起更有進此者矣夫司馬子長爲千古文
人之祖卜子夏爲千古詩人之祖皆而晉產也近舍

晉中之先哲而遠求諸名山大川豈滄起意乎夫人
品詩文全在骨力始骨力全在不苟舍不詭隨始河
納水奚啻百川過山奚啻千里瀉湧浮萍無一敢當
之獨砥柱崛疆中流卓地撐天亘古今推盪不去此
滄起人品詩文之大槩樣也滄起胸中具此大槩樣
豈足置西子湖于智曉間善乎張公亮之同遊也其
詩曰西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
人致請滄起更下一轉語何如



顧嘿孫閒游草序

余釣弋時忽逢坐客如避惟租人晚得有道曰吳興
溫遺民顧嘿孫布衣蔬食俱有素情客歲游黃山歸
過里門不入又越三百里訪陳子具告游之始末且
示以詩陳子愧其贍遂其朴并服其品頃年車騎簇
簇過新安大意不在山水也而動借黃山爲口實郡
邑長苦客幾欲焚林燒棧以拒之誰復有如戴安道
閑游讚者閉自顧嘿孫始嘿孫與遺民搢瘦藤攝穿
屨隱姓名併生夙未嘗毫髮有意于詩而詩來挑人

